





拙齋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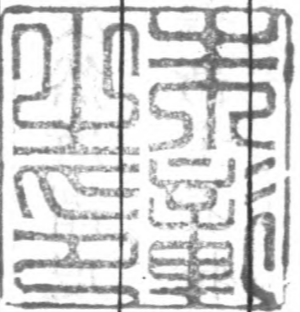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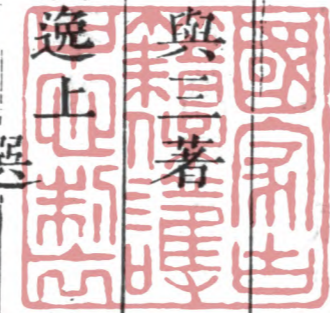
東海朱奇齡與日著

汪儒逸上

選

同學

查嗣珣東亭



男

嶽徵協慶



全校



論策

○天體論

世之測天者有三或曰天如蓋笠地法覆槃中高外下天地相從此蓋天之說也或曰地在其中天包其外形如彈丸上下斜倚此渾天之說也或曰日月五星浮生于虛空之中行止須氣而無所根繫此宣夜之說也議者以為渾天理妙而蓋天宣夜則屬不經

愚則以爲三說雖殊而實合何言之夫天之體圓而無端包乎地以爲運固也然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各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徑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以其上下之分就夫見而不隱者言之則謂之蓋天空也天以輕清之氣運于上一晝一夜而過太虛一度日月五星亦以其氣麗乎天日不及天一度月不及天十三度然所謂度者治曆之法約畧求之耳一度之廣數百萬里其在璣衡圭表特分寸間又誰能察其芒芴之際乎故岐伯曰大氣舉之則謂之宣夜宐也至于明人宋景

濂則有天大地小月食本于地景之說利瑪竇則有地爲圓體天中一粟周圍上下人物所居之說人皆駭之不知其說雖創見蓋亦有所本矣南齊書稱日月當子午正隔于地爲暗氣所食此卽宋景濂之說也大戴記稱天圓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此卽利瑪竇之說也凡此者皆精于言天者也若夫天行本無度而以日行爲之度於是乎有三百六十餘度之殊天度本無形而以經星爲之次于是乎有二十八舍之列天行本無道而以紀天與日之運於是乎有黃道赤道之分以至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此舊說也而宋儒非之以爲天行最速凡日月之行皆順天而遲曆家以進數難筭而止筭其退數故謂之右行明乎此則左旋之論確矣

日與月會而日爲月掩月與日衝而月爲暗虛所掩此常法也而宋史詳之以爲日行黃道而月入經之凡一歲兩交朔望值交則食所值有表裏淺深故食有南北多寡明乎此則交食之論精矣凡此者又皆治曆之法而天之所以爲體者亦從此可窺矣

天文論

天地之化雖蕩然無窮其實不外乎陰陽而已天秉陽而確然于上地秉陰而隕然于下而其所以懸象而爲日月附麗而爲星辰凝釋而爲雨露霜雪流行而爲風霆電霰則陰陽之交而天地之變化也今夫日月陰陽之精也日太陽而明于晝月太陰而明于夜然月本無光日耀之乃有光有陽施陰受之義焉至其運行之度則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或遲或速則健順之不同也至其會合之數則日月之行歲十二會方會則月光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蘇而爲朔紆前縮後近一遠三則月光斜倚而爲弦日月相對謂之望日月相亢同度同道謂之食或虧

或盈則離合之不一也張子所謂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者是也  
彼夫義馭金蟾之說妄矣今夫星辰經之緯之以爲星運之旋之  
以爲辰皆陰陽也辰也者天之樞也居其所而不動而天形運轉  
晝夜不息皆辰爲之旋焉曰天市曰太微曰紫微三垣立焉曰歲  
星曰熒惑曰鎮星曰太白曰辰星緯星著焉曰二十八宿經星名  
焉其經焉者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爲十二次以紀躔度經故無變  
也其緯焉者變動無常或順或逆或留或伏或合變故胥占也程  
子所謂北辰不動爲氣之主張子所謂五緯五行之精氣者是也  
彼夫日精金氣之說妄矣若夫雨者水之氣也蒸而爲雲露者土  
之氣也升而爲霧朱子曰雨如飯甑極爲著明則露亦可推蓋陰  
陽之和而散者也而又何取于商羊黑蜺之誕乎若夫雪者雨之  
餘也凝則爲雪霜者露之餘也結則爲霜大戴禮曰溫爲雨寒爲  
雪極爲著明則霜亦可推蓋陰陽之不和而聚者也而又奚取于  
銅駝玉馬之誣乎若夫風霆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激而爲雷霆  
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朱子曰雷爲爆杖風如天  
旋極爲著明則電霰亦可推蓋陰陽之相薄然也而又奚取于陸  
機之論離合宋史之稱謝仙乎要而論之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  
月之道貞明者也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其氣不離乎陰陽而其理  
同歸于太極如是而已矣



之成體無始無終無巨無細無動無靜無顯無微而常渾然如天之有北辰居其所而不動而天形運轉則必以辰爲之樞如權衡之有定星定星無銖兩輕重而舍此則不可以爲權衡此所謂無體之體不用之用天地人之至妙者也故曰太極本無極也善乎正蒙之言曰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所謂一物者形而上者也不可得名也不可得名而擬也所謂兩體者陰陽也剛柔也萬事萬物皆是也惟一故神惟兩故化神神化化此太極之以妙有無于不窮者與若然則六極已足盡天下之理而無餘雖不言道與心可也雖不言事與物可也乃邵子復舉道與心朱子復舉事與物以明太極則又何也蓋太極之名微不若道與心之名顯也太極之義精不若事與物之義切也知道爲太極則知太極非杳冥之謂而坦然共由之謂矣知心爲太極則知太極非高遠之謂而同然共具之謂矣由是而散之則物物一太極也所謂小而莫破者此也由是而聚之則萬物一太極也所謂大而莫載者此也又何太極之能離乎事物哉此邵子朱子之說旨雖異而義同也乃世之論太極者徒泛求于事物以爲心不足以盡道不知舉天下之至廣至大天地盡之矣獨不曰人者天地之心乎人者天地之心而心者又人之天地也則求太極者求諸心而可矣

經傳源流論上

聖人之道所以昭然揭日月而行者恃有經以傳之也而聖人之  
 經所以歷千萬世而未嘗泯者恃有人以傳之也得其人則經存  
 不得其人則經亡是故世之人主有志于尊經述聖者要必以得  
 人爲首務焉昔者夫子刪述六經一時從游者蓋莫不聞其微而  
 究其旨矣自夫七十子之徒歿縱橫于戰國火于秦而經學遂闕  
 漢氏去古未遠遺訓淵源猶有存者又其君篤尚儒雅綴葺舊聞  
 當其時明經之士爭自濯磨各以其家法授受雍雍洋洋庶幾乎  
 文教之隆歟蓋漢之言易者六家而費氏最後出言書者四家而  
 孔氏最後出言詩者四家而毛氏最後出言春秋者五家而左氏



最後出言禮者三家而小戴最後出至于今惟後出者其傳遠爲世所宗夫欲明經傳之同異要當辨其源流而既辨經傳之源流要當究其得失試言之易有施孟梁丘京氏費氏之學而同出于田施則其議易者從同可知也詩有齊魯毛韓之學而毛氏獨與經傳合則其議詩者從異可知也禮有慶氏大戴小戴之學而同出于后蒼書有歐陽氏孔氏大夏侯小夏侯之學而同出于伏生則書與禮之議同也春秋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左氏之學而嚴彭祖以公羊見緇尹更始以穀梁見優則春秋之議異也夫如是則源流辨而同異明矣所謂得失者何也諸家之易雜出于卜筮技術之流說者以爲乖舛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易諸家之書每長

于陰陽災變之說說者以爲渺茫而馬融鄭元皆宗古文公羊穀梁未免魯魚亥豕之訛說者以爲違戾而楊賜穎容謝該皆宗左傳以至詩之宗毛詩也禮之宗小戴也得失亦概可見矣雖然所謂失者固失而所謂得者亦未必得也專已守殘各據一家之師說欲以闡微言明大義豈可得哉是故仲舒一代之儒者也乃繁露之釋春秋則病其駁揚雄亦一時之學者也乃太元之擬易則病于支又况馬鄭之徒不知妄作舉一廢百其爲謬戾又可知也厥後濂洛開不傳之秘于是窮經諸儒各暢厥旨然亦互有得失而不必皆合于聖人之教至于易之有本義也詩之有集註也書之有蔡傳也以及春秋之有胡氏禮記之有陳說天下翕然宗之

然後諸家皆廢而經傳同異歸于一矣嗚呼舉天下之所宗者特資之以應舉焉耳豈必皆合于聖人之旨哉

經傳源流論下

說經者曰漢儒之說經疎不如宋儒之說經密也似矣然而疎者或失之謬悠固不可以無譏密者或失之膠固又不可以無辨也說經者曰漢儒之說經博不如宋儒之說經約也似矣然而博者或失之泛濫固不能以無誤而約者或失之支離又不能以無偏也說經者曰漢儒之說經粗不如宋儒之說經精也似矣然而粗者或失之浮游固可以知其不根精者或失之穿鑿亦可以觀其不合也嘗試論之夫漢人之說易也如隨之初為大塗日門春分陰陽之交觀之互卦為艮艮為宮闕鬼門天子宗廟之象此纖緯附會之說誠不足據矣若夫宋儒之以事理言義以占象言爻者

其盡合于變動不居之旨否乎漢人之說書也如以周禮之六服配虞書之十二章以春秋之災異配洪範之五事此牽合假借之說誠不足據矣若夫宋儒之以九疇配易以夏正證春秋者其有當于精一執中之旨否乎至于詩以有女同車爲刺鄭忽之不昏于齊以豈曰無衣爲美武公之請命于天子此漢人之謬也然所謂刺奔刺時傷今思古者猶見變風變雅之義宋儒則惟膠執已見而盡鄭衛皆淫詩矣說春秋者不過公羊穀梁二家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悖理傷教莫大于是然所謂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則不貶絕以見罪庶幾得春秋微意宋儒則強爲臆斷立成例以牽合矣說禮者莫詳于鄭氏公侯百

里王制也鄭氏誤于周官五百里之說而以此爲周之初制披袞象天郊禮也鄭氏狃于周禮大裘之說而以此爲魯之郊儀文王世子之登餼獻受爵非倒也鄭氏妄援特牲之嗣舉奠而以此爲倒禮器之大享肆夏以送諸侯非誤也鄭氏妄援鄉飲之奏陔夏而以爲誤偏僻甚矣然所以析名物之異同辨制度之沿革者庶幾見先王遺法宋儒則幾疑全體之文皆僞矣凡若此者見以爲密也而密之至于膠固則適以得疎見以爲約也而約之至于支離則猶之病博見以爲精也而精之至于穿鑿則不如其麤此之不可不辨也善說經者以吾心之是非辨諸家之得失擇傳以合經而不強經以從傳其有當于聖人之意者雖漢儒之所創在所必



于功利文中子雖得大原而有擬經之失又豈徒荀况之論性論禮楊雄之太元法言爲失其本根也乎而所謂正諗明道以庶幾乎聖門之儒者吾必以仲舒爲首稱焉老聃列禦寇莊周魏伯陽抱樸子之徒皆所謂道家者流也然列子之御風而行非不冷然善也而縱欲制命之說妄矣莊生之宗老而狂非不質任自然也而齊堯桀毀仁義妄矣又豈徒魏伯陽之叅同契抱樸子之內篇爲失其宗旨也乎而所謂致虛守靜以庶幾于體易之道者吾必以老子爲首稱焉管仲商鞅韓非尹文子公孫龍之徒皆所謂名法者流也然商鞅以富强致治變王法而易帝術韓非以刑名立說蕩仁義而背詩書違戾甚矣又豈徒尹文子之駁雜公孫龍之

淺陋爲窮其枝葉也乎而所謂分鄉內政弟子職諸篇以庶幾于先王之法者吾必以管子爲首稱焉若夫墨家推兼愛之意而不能辨親疎兵家本弭亂之術而盡出于狙詐陰陽刑法之家本極數知來之義而或流于術縱橫辨說之家本智深勇沉之謀而陰以濟其私又其卑卑者矣是故有托于仁義之儒強知而冥行而經天緯地之儒亡矣有矯于性命之道索隱而行怪而窮神知化之道亡矣有假于御世之法變禮而易樂而一道同風之法亡矣彼夫技術百家顯畔于聖人者又烏足論哉千百年之間所賴以闢邪說正人心使堯舜周孔之道昭然揭日月而行者孟子一人而已矣嗚呼道之傳也豈不以人哉



舒文中子之徒爲之羽翼然皆駁雜不醇而微言大義益以晦蝕而不著自夫濂洛諸大儒出然後聖賢之道復明于天下然而有同焉有異焉有異中之同同中之異焉是又不可以無辨今夫承孔孟之傳開程朱之緒者其惟周子乎周子之學性諸天誠諸已淵源粹精而不雜得諸心措諸行根極性命而不偏太極通書精微之蘊著矣所謂儒者之宗也明道得周子之統而以立誠爲本故定性之書與夫主靜之旨無以異矣若夫伊川之氣質剛方由踐履而入者雖或稍異要亦親炙于周子者也晦菴得伊川之統而以實踐爲功故居敬窮理之論與夫入道莫如敬進學則在致知之義無以異矣若夫橫渠之苦心力索以禮教爲先者雖或稍

異要亦私淑于周子者也此周程張朱大同小異之大概也若夫康節之學玩心高明議者多以象數小之然而靜足以窮神動足以經世其于程朱之理同乎異乎若夫象山之學原本心性議者或以虛無詆之然而以先立其大爲本以不遠而復爲功其于聖賢之道同乎異乎此所謂異中之同也至若出于程氏之門者則有楊龜山羅豫章李延平相傳一派旨訣故曰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曰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此其嫡傳矣彼謝顯道之切問近思呂和叔之明善志學游定夫之德宇粹然未免擬議安排而不必盡合于伊洛之源矣至若出于朱子之門者則有黃勉齋之造詣精深庶幾近之故朱子以爲吾道之託在此彼蔡季通輩之

博洽未免逐末忘本而不必盡合于紫陽之旨矣此所謂同中之異也他若張南軒之大本卓然真西山之操行醇正此皆本程朱之學踐之而未純者也又若胡文定之著書立言呂東萊之博學多識魏了翁之卽物明義以及許魯齋之明小學尊四書吳草廬之研六經疏百氏此皆本程朱之學語焉而不精者也同異之迹概可見矣夫自濂洛開心學之源而龜山豫章延平遞相授受未嘗少異而其後漸流于異者自學者之所見岐之也彼黨同伐異者至置心性于不言語及心性之學卽闕然指以爲禪而百端排斥之嗚呼學者苟去其偏執之見返而求諸其心則所謂似同而異似異而同者豈不昭然可覩也哉

諸儒同異論下

古今無所謂理學也學也者效此心而已古今無所謂道統也統也者傳此心而已心同則道同道同則學同然而或不能無異者則所謂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也夫自朱陸之議稍有異同而後之學者往往岐而爲二至于明經藝試士一以朱子爲準的故朝廷之所尊尙者莫如朱子士子之所誦法者莫如朱子又翼之以性理大全諸書發明朱子所未盡彬彬然天下同風莫敢異矣然所謂誦法朱子者猶得其迹焉而已自薛文清出然後身體而力行之其學以復性爲本以居敬窮理爲功淵然一代之偉儒矣厥後又有吳康齋之廉靜胡敬齋之篤實此皆得統乎朱子者也



為中卷之五  
端倪

若夫陳白沙之學以自然為宗而統于是乎一變蓋其學同于象山而與朱子之說若背而馳矣當其時守朱子之說而不變者則羅一峯章楓山也若夫王陽明之學以良知為體而統于是乎又一變蓋其說同于象山而與朱子之說若離而去矣當其時守朱子之說而不變者則羅整菴呂涇野蔡虛齋也由是出于胡薛之門者則右朱而左陸以為明心定性此異學之空虛而非吾儒之道也于是詆之以為禪黜之以為異而心性之學亡矣由是出于陳王之門者則右陸而左朱以為博聞強識此俗學之支離而非聖人之教也于是詆之以為影響黜之以為淺陋而虛無之弊起矣雖其間嘗有鄧定宇鄒南臯諸人調停二說合而出之然而未

梁有言者  
世有言者  
其言者  
貴簡潔乎  
長子也

得其的也夫得朱子之統而粹然不雜于支離者其惟薛文清乎故以窮理為功而不離于復性以居敬為本而不越于存心異其始不必異其歸也得陸子之統而廓然不流于異學者其惟王文成也故體用一原而非離用以為體內外一致而非離外以為內異其說不必異其本也他若顧涇陽之以人道立言李見羅之以修身講學高景逸之以慷慨自任澄清世道為功則又學術之再變矣又其後也則有山陰劉蕺山先生者其踐履之篤同于河津其心性之學本于姚江而以人譜為立教之的以改過為立教之宗繼往開來意在斯乎

其心必之乎

其心必之乎

其心必之乎

其心必之乎

其心必之乎

其心必之乎

其心必之乎

其心必之乎

六國論

嘗觀戰國之世河山以東疆國六據有土地甲兵之衆糗糧之多城池之固出其餘力以抗秦猶足以斃之而乃朝賂城暮獻邑惴惴惟恐得罪卒以破滅不自覺悟其故何也或曰此不知合從之利也夫合從之說起于蘇秦當是時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疎以爲親而諸侯莫敢携貳舉國而聽之其智謀勇力皆六倍于秦是宜一舉而屠咸陽收雍川之地然而五國之師嘗攻函谷關矣秦人出兵逆之逡巡敗走則又何也蓋蘇秦之所以爲六國謀者知合從之爲利而不知所以一天下之勢也今夫數千里而適江湖使舟中之人人自爲刺而莫爲之操其舵者猝然而遇風

濤船必覆矣彼六國之情胡以異是秦之號令出于一而列國號令出于六秦之運籌出于一而列國運籌出于六秦之將帥士卒稟于一而列國將帥士卒稟于六彼欲戰而此欲守此欲進而彼欲退互相推諉迄無成功固不待開關延敵而六國之心已先携矣夫以一游說之士爲從約長而欲指揮六國鍵天下之柄而操其轡吾知其不能也秦于斯時盍亦告之以六國從親夾輔王室使楚魏燕齊皆去王號北面就臣禮然後挾天子以討暴秦則桓文之業何以加茲夫當漢之末如孫吳之強如昭烈之明而孔明魯肅爲之佐卒不能有加于曹操者彼其所居者勢重而名號正也惜乎計不出此而逞其私智恃衆而一戰適以取敗而滋禍也

亦可哀已且秦之稱王猶在合從七年之後而六國反以僭逆之衆出無名之師以討之宐其敗也蘇子由曰六國之敗弊在不能厚韓親魏以擯秦以爲失天下之勢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夫韓魏蕞爾之國其地非有名山大川之限可以阻險而固守秦以虎狼之威與之接界下甲鄢陵野王旦暮殄滅之甚易而燕齊列國之衆遠在山東安能蒿目而待諸侯之援哉當是時韓魏之不速亡伊誰之力也觀惠王之欲伐韓也司馬錯以爲攻韓劫天子惡名也不如伐蜀則知秦之所以不敢滅韓者非其力不足勢不便亦有所畏焉耳首惡之名秦知忌之矣是故韓魏非天下之勢而宗周乃天下之勢也迨赧王五十九年秦入寇諸侯莫敢救

于是赧王入秦頓首受罪而宗周以滅後二年韓始朝秦而趙魏齊楚相繼滅亡嗚呼周存而諸侯亦存周亡而諸侯亦亡此所謂天下之勢也

秦始皇論

事皆決于法秦之所以速亡也始皇慮天下攻伐無已時以有諸侯王于是罷封建置郡守而望夷之禍乃起于闕寺始皇慮邊疆侵擾以爲患于是北築長城守門戶而廢立之謀基禍之本乃起于沙丘慮天下挾兵以爲亂于是銷兵器鑄金人而一呼響應者乃在揭竿慮天下謀畧奇偉之士多出于詩書儒者之林于是燒詩書阮諸生挾書有禁以爲可以愚黔首而致太平而破秦入關卒并天下者乃泗上亭長蓋法之不足恃而變之不可以豫備也亦已明矣夫以始皇之雄才大畧足以兼天下制諸侯亦聰明人傑也豈不知其法之不可以萬世而顛爲是暴戾刻深以震懾天

下之民之衆者何也知夫取之者不以道而天下之不心服焉故也于是重其賦稅困其徭徭疲民以逞使天下無閒暇之可息誹謗者族妖言者誅使天下無須臾之可玩而又東封西禪勒石紀功窮極兵威震驚海內使天下無罅隙之可乘若曰吾如是以行吾法彼天下之民將惕息恐懼救罪惟恐不暇何變之敢謀此卽趙高所以愚二世之術也夫古之聖人所以治天下者未嘗廢法然道行而濟之以法法行而通之以情故用其力而民不知勞取其財而民不知怨生之殺之而民不忍畔秦惟任法以脅天下以爲可以久安而長治夫烏知法愈峻令愈嚴而天下之心愈離也故雖四海晏然兵革不試而天下之勢已去矣彼舟之所以行者以其得水也帆席舵篙藉水以行水涸而流竭雖有其具亦無所用秦之所恃以爲治者帆席舵篙而已矣不知水之涸而舟之膠也其能久乎故夫善爲國者知法之不足恃而有以固天下之心則幾矣

... 漢高帝論 ... 天子安能中道而棄之 ... 雖其陰驚妬悍未嘗顯行于高帝之世高帝亦安能逆計其變而為之慮乎且又烏知孝惠之不永祚而呂氏得以肆其猖獗乎而吾以為禍由于高帝者則何也曰以天子之權予后也夫以高帝之猜忌自用政由已出故舊大臣猶不得妄有所施為且其時未聞有垂簾聽政二聖並訊之醜故雖易儲一大事呂后猶不得請而邀畫計于留侯而吾以為以天子之權予后者則何也曰呂氏陰移其權而高帝不知也夫天子之權莫重于刑人亦莫大于爵人當高帝之討陳豨呂氏給韓信而縛之

漢高帝論

呂氏之禍高帝啟之也夫呂氏與高帝起草莽同患難一旦貴為天子安能中道而棄之雖其陰驚妬悍未嘗顯行于高帝之世高帝亦安能逆計其變而為之慮乎且又烏知孝惠之不永祚而呂氏得以肆其猖獗乎而吾以為禍由于高帝者則何也曰以天子之權予后也夫以高帝之猜忌自用政由已出故舊大臣猶不得妄有所施為且其時未聞有垂簾聽政二聖並訊之醜故雖易儲一大事呂后猶不得請而邀畫計于留侯而吾以為以天子之權予后者則何也曰呂氏陰移其權而高帝不知也夫天子之權莫重于刑人亦莫大于爵人當高帝之討陳豨呂氏給韓信而縛之

遂以見戮假使反形未具后亦不得而擅擒信果反耶則當繫之  
廷尉候上誅之后亦不得而擅殺殺之而高帝不問此何說耶彭  
越得罪帝已赦爲庶人傳處蜀矣乃以呂氏之言梟首洛陽夷其  
三族此何說耶且帝之旣老而疾甚也空面諭諸大臣托以國事  
某也左輔某也右弼使太子曉然知所任用豈不甚善而顧決宰  
相于呂氏一人之側而他未有與焉又何說也記曰爵人于朝與  
衆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以天子之尊猶不敢端擅而必決得  
失于萬夫之目顧可聽之呂氏乎且呂氏本有深謀以信與越帝  
之故等夷也必不爲吾用于是設法誅之誅之而去其所憚收其  
兵權乃可以橫行而無忌策相之請亦所以攬天下之大權而欲  
使在廷之臣皆爲呂氏私人也觀高帝旣崩吕后與審食其謀欲  
盡族諸將故不發喪概可見矣不幸惠帝享國日淺大臣務爲容  
悅諸吕竊柄社稷傾危豈足怪哉蓋其自擅威福之素有以致之  
也惜乎高帝墮其術中而不悟悲夫

此郡下高帝朝其濟中而不帶張夫

項籍論上

尉繚子曰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皆盜也是故用兵之要首以安輯爲先當秦之亂煩苛暴橫已非一日重以二世之昏淫趙高之專恣于是法益峻令益繁紀綱弛廢賄賂公行上下相奸以轉相侵奪彼視其民不啻如秦越人之不相關而已直草芥賤之而寇敵仇之當是時民心之愁怨極矣是以陳涉奮臂一呼而天下響應何者望其去盜而安民也項羽本以義兵應涉將以誅暴亂除殘賊而乃所至屠戮賊殺無辜毀人之居發人之塚掠人之財收入之子女玉帛欲誅暴而先自爲暴欲除殘而先自爲殘是亦盜而已矣



其敗也空哉是故王者之用兵也以仁救以義戰何謂仁本其惻然哀憐赤子之心而嚴其紀律飭其將士凡軍之所至無妄殺無焚掠無淫暴犯令者必誅使夫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兵滿天下而天下不知有兵此以仁救也何謂義兼弱攻昧取亂侮亾誅一人而千萬人震者誅之殺一人而千萬人悅者殺之誅之必以道殺之必以名故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此以義戰也夫能以仁救以義戰則雖滅國五十屠城三百而天下不以爲暴何則其取殘定亂之心有以見信于天下而天下共諒其不得已也或曰滅國屠城則百姓並受其毒矣而又何以爲王者之師乎曰不然滅國者滅其助虐者也屠城者屠其從暴者也誅其官吏殲其軍士雖已降而不赦無首從皆受戮焉故曰滅曰屠非謂盡城邑之民而戮之也或曰兵之所加猛于烈火火炎崑崗玉石俱焚又何以辨其爲民爲賊而誅之赦之乎曰凡不得已而屠滅者空懸之令曰投戈閉戶者皆爲良民擅殺者有誅則無玉石不分之患矣此用兵之要得天下之本也彼項羽何足以知此

項籍論下

六韜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成威神是故得人者得天下之本也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夫惟英雄之主爲能攬英雄之心使之奔走鼓舞樂爲我用然後可以所向而有功攬之術奈何曰多其途以來之優其禮以接之精其識以辨之因其器以使之推其誠以委之重爵賞以要之操紀綱以肅之何也當草昧之初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自非寬其途使來者多則不可以有所擇故或因類以求展轉咨訪或聽其上書自炫或聽其投牒自試至其地必訪其地之才服其民必求其民之望所謂多其途以來之也旣來之矣豪傑之士以禮貌疎而去者有之故古之

人有郊迎之盛典有擁篲之高風或長跽而問計或握手而定謀所謂優其禮以接之也既接之矣然人之心術有邪正才器有大小皆不可以無辨莊子有九徵太公有八徵太白陰經有四術觀人之法莫備于此豈惟選將然哉所謂精其識以辨之也辨之精乃可因其器以使之或任之以腹心或任之以爪牙或任之以謀議以及天文地利通糧奮威方術法筭無不畢効蓋至于九九不遺期期無廢則可謂盡時人之器矣使之當又必推其誠以委之任人不專信士不篤則疑貳生疑貳之心生則讒間由之而入故得其人則寬以文法假以事權去讒去間如昭烈之拒關張符堅之斬樊世而後功可立事可成矣所謂要之以爵賞者又何也爵

賞者奔走天下之具故三畧曰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并敵國削又曰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此吝惜名位者所以致敗也所謂操紀綱以肅之者又何也紀綱者整齊羣下之具尊尊卑卑大大小小各不相奸名實不得淆功過不得混賄賂不得行黨私不得作則官稱其職職當其功矣惜乎項籍之未之聞也彼所任者亞夫鍾離昧之屬不過數輩又皆項梁舊人則其途塞暗啞叱咤千人自廢則其禮衰不知范增之忠而常見疎斥不知項伯之奸而處之腹心則其識昧不能任屬賢將棄陳平韓信以資敵國則無器使之能意忌信讒則無推誠之道人有功當封者印剗敵忍不能予則無爵賞之勸所親愛者王之所疎遠者廢之則



除斷場之患豈不感哉夫既已假之則必有所以制之者卒乃授之以柄遂使弑君亂國發諸陵夷宮廟宗社丘墟生民塗炭此忠臣所爲發憤義士所爲痛心者也原其故非袁紹之召董卓不至此及乎漢祚既傾關東州郡豪傑並起而謀討卓紹以奔竄之餘生推爲盟主誠以此時擇宗室之賢正位洛陽奉天子以討賊臣挾州郡之兵鼓行而西誰敢不服彼陳留王爲卓所立廢之可也其不然者當董卓既誅之後李傕郭汜劫帝播遷紹空以此時移檄州郡徵兵入衛奉迎乘輿歸于洛陽誅暴慢之徒立社稷之計猶可以令天下而制諸侯夫何大義不審擁兵恃衆乘權專利妄自尊大俾曹操得假名號而竊據大權迨權之既去而欲用其兵

力以爭之不可得矣辟如據高陽而臨險阻仰而攻之則千人自廢何者順逆之勢異也然則敗亡之禍豈待官渡喪師譚尙相攻之日而後知之哉嗚呼當日人心所屬望者莫如袁氏悖逆所忌憚者莫如袁氏豪傑所歸向者莫如袁氏乃所爲垂炭不愜人望竟令漢祚終移故曰亂漢篡漢亡漢者袁紹也婦使三綱明九

叙然後政教所託內外遐邇罔不率俾而百姓本和萬物咸若至治焉故曰父子兄弟夫婦至治焉故曰父子兄弟夫婦夫夫婦婦而家齊正其家而天下定矣然則治天下之平可以無本而無則也豈預問哉唐太宗以雄武英斷之資兼并羣雄削平禍亂可謂社稷踐履以來乃復慨然慕古講求善政舉而行之事是功農桑典禮樂滅律令修文

除斷場之意豈不感歎夫既已假之國必有所以制之者卒乃授  
之以柄遂使執君亂國諸國皆宗廟宗廟生民受其此志  
臣所為發憤義士所為痛心者也原其故非豪傑之召黃卓不至  
此及于漢祚既傾關東州郡豪傑並起而討討身躬以奔雷之威  
生推為盟主誠以此時擇宗室之賢正位居攝奉天子以正乾坤  
竟令戴振孫孫曰膺冀冀于冀許冀孫也

單昔莫收袁丹豪將祖魏向昔莫收袁丹以祖為事與不歸人望  
今日而對映之始則平日人必祖為望昔莫收袁丹對遊祖忌  
憲何昔則張之獲與也然限規寸之脈豈肯官對奕明暗向昧文  
成以會之不而對矣報收難高則而細則則而短之限千人自

唐太宗論

易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夫風生自火自內  
而出明治外之必由于治內也是故言行治天下之本也齊家治  
天下之則也昔者聖人在上本其齋莊中正之心而形于動靜施  
于率履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使三綱明九疇  
叙然後政教所訖內外遐邇罔不率俾而百姓太和萬物咸若稱  
至治焉故曰父父子子凡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  
下定矣然則治天下之不可以無本而無則也豈顧問哉唐太宗  
以雄武英斷之資兼并羣雄削平禍亂可謂壯矣踐祚以來乃復  
慨然慕古講求善政舉而行之于是勸農桑興禮樂減律令修文

飭武崇儉愛民遂致海內又安獄訟衰息年穀豐稔四裔咸賓貞觀之治擬于三代近古所未有也然而奸父之命而篡之位則父子之道乖殺建成元吉則兄弟之恩絕納巢刺王妃則夫婦之義瀆瀆倫滅理莫此爲甚而顧以爲唐虞三代之盛復見于此嗚呼其可信也耶今有人于此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形皆已虧損而乃被之以文繡之衣飭之以瓊瑤之佩使之出入進退揖讓周旋必有所不能者而稱之者且以爲偉然丈夫然歟否歟夫太宗固秦皇漢武之流也秦皇漢武逞其私心無復顧忌故其功其過天下後世皆得而見之而太宗者以蓋世之雄無反身修德之志而有好名飾治之思于是擬議古法舉而行之君臣之間復飾爲美言懿行以播之詔令傳之簡編自謂功過三王德高五帝可以欺天下後世而使之不疑此其智有非秦皇漢武之所能及者矣雖然百尺之臺無址千尋之木無根天下無是理也識者因其本之亂而有以窺其末之不治則知貞觀治效半屬空文而唐世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往往有失其正者固太宗創始之不臧有以啟之哉又矣夫史之不可以盡信也

○宋太祖論上

從來得天下之道有二曰禪讓曰征誅得征誅之意而行其正者漢高也滅暴秦鋤強項取亂侮亡救民于水火之中此之謂應乎天而順乎人竊禪讓之名而行其篡者曹魏也逞其智力權術操天下之勢欺人之孤奪人之寡所謂狐媚以取天下君子惡之由是而晉而宋而齊而梁而陳而隋而唐而五代莫不皆然宋藝祖之有天下亦猶是也而顧爲之飾曰陳橋之變爲六軍所迫不得已而受禪吾誰欺欺天乎夫冊立點檢趙普知之匡義知之都不之人無不知之而爲點檢者寧有不知之理耶且吾觀太后杜氏之言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則知藝祖之睥睨神器已非一



日昃故虛聲遼漢之師計握禁兵之柄陰結將士之心密誘陳橋之載實藝祖之成謀而匡義趙普爲之助其惡也不然黃袍何以加于倉卒而禪詔何以出諸袖中耶嗚呼藝祖自以爲受世宗恩厚則當主少國疑社稷傾危之際欲報之德此其時矣而乃背義忘恩乘機設策世宗之骨未寒挾百萬之衆逼數歲伶仃孤苦之小兒而篡其位不已忍乎夫旣行其至忍以取人之天下而復飾爲天與人歸之名以欺天下後世此何異王莽之托于周公曹操之假于文王也歟然而藝祖之治天下也在德而不任法則固前代之所未有也

宋太祖論下

宋太祖論下曰矣德意人宗之意而德之意始謂此也

三代而下傳天下以子萬世不易之法也舍是而別有所更者非篡則亂余嘗觀春秋時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繆公繆公立復逐其二子馮與勃將以致國于與夷與夷立是爲殤公莊公馮遂弑之而自立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由此言之凡有天下國家者必以傳子爲大居正明矣藝祖旣受禪奉太后之命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汝萬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命趙普書之藏之金匱嗚呼此非太后之意實太宗之謀也厥後太祖果如其言而光美德昭卒爲太宗所殺則是骨肉之相殘實太祖有以啟之也夫以太祖之陰謀秘計經營

數十年而後得之天下豈不欲傳諸其子而顧以委之弟耶且以太祖之英雄神智豈不知傳弟之謀實出于光義而光義之位必不以傳之于姪而顧遵遺命以徇愚孝之名耶然而太祖卒以天下傳之光義者何也噫吾知之矣蓋太祖取天下之計光義之贊居多其才畧智勇太祖知之已熟度天下傳之德昭光義必不能俯首稱臣而聽其節制也而德昭之力度亦不能制其死命而絕其亂階則天下之患自此始矣是故不得已而授之以爲與其稱干戈而取之不如談笑揖讓而予之且吾授之以位則彼或感吾之恩而保吾之子縱不得膺天位而登大寶而猶不失爲分茅胙土之親藩也則亦已矣孰意太宗之忍而殺之也哉嗚呼此忍于

周世宗之報也

○大臣論

大臣者國之所恃以重輕者也其權雖不可假而其任不可不專古者太宰之職佐王治邦國是故臣民之馭廢置之聽必曰詔王大事戒官曰贊王命王視治朝曰贊王治是太宰以詔王贊王爲職而不敢自用所爲不假之以權也至于六典八法八則太宰行之九職九賦九貢之入太宰裁之九式節財而國用制于太宰九兩繫民而百姓聽于太宰四方賓客之小治三歲誅賞之大計皆決于太宰此所以專其任而弗疑也蓋人主一日二日萬幾豈能一一而親理之天下之事權必有所寄不歸于大臣則歸于臺閣不歸于臺閣則或歸于寺宦矣與其使宵小乘機而竊柄則何如

任大臣之爲得乎昔漢文帝時申屠嘉爲丞相是時鄧通方愛幸  
嘉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及朝罷嘉檄召通通詣丞相謝罪嘉坐自  
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以帝赦  
之而寢則是國家任大臣而朝右爲之肅然矣唐代宗以楊綰同  
平章事郭子儀方宴客減坐中聲樂之大半京兆梨幹騶從止存  
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則是國家任大臣而天下爲  
之肅然矣不特此爾韓休爲相明皇或于宮中晏樂及後苑遊獵  
小有過差輒問左右韓休知否任大臣而得人則君心正李沆爲  
相真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夫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  
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議遂寢任大臣而得人則家法嚴  
王猛爲相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秦國大治任  
大臣而得人則官職舉司馬光居洛天下以爲真宰相野夫田老  
皆號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爲君實也任大臣而得人則萬  
民悅丞相王商有威重容貌絕人蕃國來朝拜謁仰視商大畏之  
成帝聞而歎曰真漢相矣任大臣而得人則四裔服凡此者皆古  
今任大臣之明效大驗也至于明罷宰相分任六部諸司自以爲  
可以永杜權臣之患矣而孰知夫宰臣終不能廢而宦官之搖美  
國柄者其禍更烈于權臣也哉

園林各其職更愿干難引也

今丑大引之世效入銀也至于則淵中休衣丑六將高自以

與帝問而熾日真難休矣丑大引而掛人限四裔以自出者

與帥丞休王商亦氣重容歸餘人蕃國來博我時休難商大引之

皆難而淵休公獻人寸平衣映其公孫實也丑大引而掛人限萬

大引而掛人限萬難來同黑其孫希天下以爲真宰休裡夫田

王益休休效難只素難效由難官必當本限必當畢泰國大引

也。直臣論

國家有骨鯁之臣所以匡正主德彈壓百官持風紀而肅朝廷也

古者諫無專官而公卿大夫百執事以及士庶人皆得以上書言

事考之周禮臣民之復逆太僕達之三孤公卿之復逆小臣達之

羣吏庶民之復逆御僕達之民有可詢則有外朝窮有可達則有

路鼓不特一師氏之以媿詔王保氏之掌諫王惡而已是故警誦

詩士傳言商旅市議獸人有箴膳夫有獻蓋舉天下皆直臣也自

漢置諫大夫於是始有專官矣唐之拾遺補過宋之司諫正言皆

本此意夫既設爲專官則官非以諫爲名者皆不得以越職言事

而居其職者又未必皆敢言樂諫者也則天下之事何由悉達于

出齊集 卷三 三十六 介堂

朝廷哉故善爲國者必有以作直臣之氣而使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雖有過誤優容之而勿加罪庶幾朝政之得失百官之忠佞民生之休戚洞燭無遺然後上與下之情通而宮與府之體一此盛世之風也然而唐宋以來雖有專官而職無分屬又其時多好諫之君未嘗有誅戮諫臣者故皆得以盡言無隱至于明則不然置給事中主封駁之任而限之以科置監察御史主糾察之責而係之以道職既有所分矣則與有司何異非其司也有弗舉矣故臺省所言不過錢穀兵刑之事簿書期會之微而已所謂犯顏直諫者安在哉不惟犯顏直諫之不易得也所謂臺閣生風者安在哉迨至嘉靖中以權奸而殺直臣天啟中以奄豎而殺直臣直臣之氣盡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宗社之傾良有以也故古者親賢樂善之主必以納言爲首務如漢文帝則止輦受言唐太宗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宜宗樂聞規諫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宋太祖每五日內殿一起居百官以次轉對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此皆知爲治之要者也由此觀之骨鯁之臣可不有以作其氣哉

雖之... 夫... 子... 博... 財... 之...

。朋黨論

國家何以有朋黨之名哉大抵皆起于小人之排陷君子而為一  
 網之計以盡之也古者唐虞三代之世其君有知人善任之明其  
 臣有推賢讓能之意無問其官之大小職之崇卑任之久近功之  
 厚薄期于贊襄勵翼共濟國事而已故其時朝廷之上有和而無  
 爭有朋而無黨臯陶謨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此虞廷之和也伊尹  
 曰其難其慎惟和惟一此有商之和也武王曰予有臣三千惟一  
 心此有周之和也自夫選舉之道不明而賢不肖雜進于朝于是  
 相陵相競各爭其私而不復知有一體之誼豈惟爭利者不和即  
 爭名者亦不和豈惟爭權者不和即爭功者亦不和及其弊也黨

同不已流而爲伐異伐異不已流而爲門戶門戶既立而小人者  
從而媒孽之則可以舉天下之善類而盡罹之于法天下事尙忍  
言哉漢之黨始于其陵南北部相訛而成于太學諸生之相譽而  
羅織之以成大獄者中常侍也唐之黨始于牛僧孺李宗閔對策  
而成于錢徽之貶而卒至獨孤損崔遠等三十餘人誅滅無遺清  
流受禍慘毒尤甚者李振柳燦之徒也宋之黨始于范仲淹之受  
眷注司馬光之攻新法而成于洛黨蜀黨朔黨之互有異同而卒  
至流離貶竄且列其罪狀立碑以示戒者章惇蔡京之徒也明之  
黨始于孫龍趙南星之主計與閣臣相忤而成于顧憲成之謫歸  
講學沈一貫之攬權求勝遂有東林浙黨之名而卒至忠良屠戮

朝野喪氣者魏忠賢及其黨崔呈秀魏廣微之徒也要而論之漢  
以標榜相高唐以勢利相軋宋明以學問道德相訾議而其蒙黨  
錮之禍也千古一轍其故何與蓋小人欲陷君子而盡去其所惡  
固不能人人而擊之也以爲我攻一人而又有二人以爭之我退  
一人而又有二人以繼之則去之且不勝去矣于是托爲朋黨之  
說以肆其排擊曰彼其結黨而比周者欺君也誤國也則人主必  
怒怒則必有所左右于其間而小人之勢益張小人之勢旣張則  
其說益橫雖以節義相尙而彼且指之爲沽名雖以道德自期而  
彼且指之爲僞學任其所投無不容納則亦安有不受其荼毒者  
哉觀于宋明之末反指洛蜀東林爲邪黨而道學之名且爲世所



大禁試思道學亦何負于國而乃比之亂臣賊子不得苟容于世  
以至此極哉然則揀用人之柄者所貴辨其人之邪正事之是非  
而爲之進退焉慎無以惡朋黨之心而墮于小人排陷善類之計  
則幾矣

。宦官論

嗚呼宦官之禍烈矣余嘗讀史而見往代之衰未有不受禍于宦  
官者也昔者先王之制凡設官分職皆以士大夫爲之必不得已  
而列在內庭供給內事者始用奄人周禮天官之屬除閹人寺人  
內監守門傳令而外用奄二十九人其職不過酒人漿人籩人醅  
人鹽人羶人縫人內司服而已地官之屬用奄者十有二人其職  
屬之舂人膳人藁人而已春官之屬奄人不過守祧而已豈嘗有  
干預政事得與人主相周旋者哉春秋以來奄人漸用至漢唐爲  
尤甚漢自元帝用石顯以典樞機而威權日盛宦官之禍基矣迨  
至東漢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用奄人爲常侍黃門通

命兩宮于是權傾人主視西漢爲益橫陵遲至于桓靈曹節王甫  
搖弄國柄誅戮大臣日食之變可謂寒心唐自中宗元宗壞法內  
侍得除三品其屬增至三千宦官之禍基矣迨至元和末建置天  
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於是政柄歸之兵權歸之雖有忠  
臣發憤欲除其害而卒以取禍其露之變可爲髮指而漢唐之祚  
亦隨以亾然則後之治天下者亦可以鑒矣吾尤怪明之成祖號  
爲英武之君乃立厰衛以貽數世之禍也自永樂設東西厰任宦  
官以羅織人罪宦官之橫抑又何疑迨至王振幾以國亾劉瑾幾  
以逆覆皆厰衛之設有以致之浸淫及于魏忠賢用事則專擅朝  
政殺戮忠良尊佞人主威布四方雖魚朝恩仇士良之徒未有如  
此之甚者國祚之傾由此徵也嗚呼是三朝者何其異世而同符  
歟豈其祖宗無良法以至斯歟吾嘗考漢初侍中中常侍皆用姓  
族未嘗任宦官也唐太宗定制內侍者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  
門傳命而已明太祖禁宦官不得典兵預政皆有成法以示子孫  
使其子孫克守之則雖不廢奄人豈有宦官之禍哉

藩鎮論

余觀唐末藩鎮之禍而知兵權之不可以外假也古者兵無專將將無專官六軍之將皆命卿也有事調兵則天子遣使一牙璋發之事已兵休則兵歸于野將歸于朝故雖兵滿天下而海內晏然漢初郡置太守統于州州設刺史以監之太守兼兵民之任權雖重然地小而位卑故無專制之患至漢末設州牧以統兵而方鎮之形成矣故魏晉五代之世方隅割據所在都有蓋其積重之勢有以致之也唐置節度使握重兵居方面連城數十帶甲數萬儼然帝制自爲自非忠貞天授者其誰肯棄其爵土束身歸命乎是故天雄軍則有田氏據魏博等七州傳五世成德軍則有李氏王

氏據恒翼等六州傳五世盧龍軍則有李氏朱氏張氏據薊瀛等九州傳五世平盧軍則有侯氏李氏據淄青等十二州傳五世橫海軍則有程氏據滄景等四州傳五世彰義軍則有李氏陳氏吳氏據蔡三州傳五世昭義軍則有劉氏據澤潞等五州傳二世宣武軍則有劉氏李氏據汴亳等四州傳四世雖其間或有奉正朔通貢獻者然其財賦兵刑進退黜陟則未嘗稟命于朝廷也天下之勢已去其大半朝政所行不過一諸侯之地耳此與東周之共主何異遂使四海分崩生民塗炭亂且百年至于宋而其毒猶流于數世甚矣兵權之不可以外假也明洪武初分天下爲十三省省設布政使等官以總一方承流宣化之任又設都指揮使以掌軍政按察使以掌憲度叅時並立謂之三司所以專其責分其權法之最善者也永樂以後歲選御史一人巡行天下考察官吏歸而復命而方面未嘗有專制之官其後或以邊境有事遂有巡撫總督提督總制經畧等名居然一藩鎮之形矣然所以不與唐同其患者大抵以文臣居之而且有故則設無事則罷不常置也

拙齋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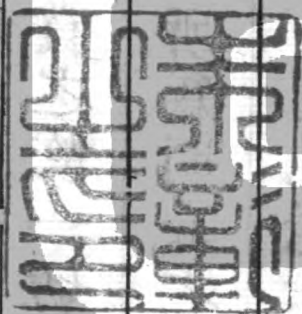
東海朱奇齡與三著

張煥白也

同學

查慎行夏重

選



男



全校

治道策一

天下之所以治忽刑賞而已矣刑賞之所以當否好惡而已矣是故好惡者治天下之大本也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夫無作則無僻無僻則得中矣此即所謂允執厥中也雖然心一而已而攻之者輻奏並進是故好逸而惡勞則聲色狗馬之說進好動而惡靜則甲兵土木之事興好順而惡逆則奸

諛者容好嚴而惡寬則文濶者至以操切爲心而不知大體則治傷于急以寬濶爲量而不復有爲則治又病于弛過信則左右擅權好疑則朝廷孤立凡此者其機始于念慮之微而其禍極于天下之大自非人主建極于中而無偏無黨臨萬幾而不惑其何以得好惡之正而建皇極行王道哉夫治天下之要莫大乎使天下各得所欲而已不私夫所以使天下各得所欲而已不私者其道莫要于正君心而其幾莫先于謹好惡今之進言者則曰治天下者法也于是舉天下廢置誅賞之故一切任之于法語及王道則以爲迂誕狂惑而不復知有所爲明心之學者不知心之于治也猶繩墨之于尺度規矩之于方圓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也而治在其中矣舍繩墨而爲尺度非所以爲準舍規矩而爲方圓非所以爲器舍心而爲治吾不知其所以爲治也雖然心微而難知其所用而日可見者好惡也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傳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是好善而惡惡天命也性之則也順之則吉而得福逆之則凶而得禍行吾政是而從焉非而改焉好惡之得其正者也不然則其私也蒞吾民所欲而聚焉所惡而勿施焉好惡之得其正者也不然則其僞也進一人必天下之所同欲焉戮一人必天下之所共怒焉好惡之得其正者也不然則其僻也雖然是非可以僞爲而襲取也夫惟一人建中和之極而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兢七業七百度惟貞勿

以欲而撓已勿以私而滅公勿以小善而或不爲勿以無射而或不保循匕而持焉塵匕而進焉日異而月不同夫然後好惡之極定于內而私累可以不撓私累息而視聽可以不惑視聽不惑而用行政各得其宜如衡之有權而輕重無或爽也如木之有繩而長短無勿齊也將舉天下之大萬民之衆天理人情之極致無不畢協于公好惡者之一心所操至約而所施彌廣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故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之謂也

○治道策二

夫無所勸而爲善無所戒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故自古人主必先有所感發于中也然後知所向知所向然後樂善而無窮力行而不倦浸淫于詩書之中周旋于師保之側庶幾其得之也不然則易惑而難解今夫匹夫之賤挾有千金之貲則將美田宅畜僮僕恣情率欲縱橫于家人父子之間又况人主家四海以爲富極天下以爲尊而又莫敢忤其意也求其無驕豈可得哉其在開創之主猶或習知艱難躬親勞苦操心危而慮患遠故雖太平無事而不至于淫優游燕樂而不至于溺至于繼世而後生長于深宮之中其所習見者宦官也宮妾也其所習聞者聲色也玩

好也一旦立乎殿陛之上慶賞刑罰惟其所爲則彼將何所勸而何所戒哉雖有善端之萌良知之伏彼又孰從而發也說命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夫學于古訓者非博聞強識之謂獲也者得之于心也詢古人之事考古人之言身體而力行焉故曰獲也求多聞者聞于人也亦非徒資其論說聽之口耳間也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質之老成叅之羣議蓋將以驗諸行事之實也故曰建事此學問之要也然則人主而欲慎修思永潛消其逸欲而輔養其德性者其道有三一曰重經筵之實二曰簡侍從之官三曰廣進言之路何謂重經筵之實古之聖人丹書則進洪範則陳謩獻典史獻書公卿列士獻詩蓋無時無地

而非學也後之所謂經筵者故事而已爾講讀之官班行而進歛足而退惴七惟恐得罪或間月一舉或隔歲一行義理何由而洽睿慮何由而生哉愚以爲國家非大祭祀大軍旅則經筵不可一日廢也故必慎選有道之士與之從容講論經史明吉凶之故而審治亂之源察得失之幾而通性情之理務求通融辨晰不徒爲章句之知而已夫然後相說以解而禮義之心油然而生矣何謂簡侍從之官古之聖人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媿則師氏詔之惡則保氏諫之一起居必以詔王一法儀必以詔王一忌諱必以詔王以至綴衣虎賁之屬奔趨先後之衛罔非陳善而納誨者君志之所以清明強固由此道也故必博求俊又使



之日侍左右則古昔稱先王以陰消其匪僻之念于密勿之中夜則更番直宿以備顧問如古宿衛之制不第爲兵戎之衛而已所謂論諸德而歸諸道者其在此乎何謂廣進言之路古者言官無端責內而卿大夫外而士庶人莫不皆有言也臣民之復逆太僕達之三公孤卿之復逆小臣達之羣吏庶民之復逆御僕達之民有可詢則有外朝窮有可達則有路鼓苟有過惡豈有不得聞者哉故凡關袞職之臧否朝政之得失與生民之休戚者可勿拘以人勿限以時俾各得陳其所見在內則達之于通政在外則投之于撫軍勿令阻抑彙而送之館閣之臣俾錄其善者以聞萬幾之暇時賜省覽因得以周知天下之俗時政之闕惠迪而去逆或亦襄贊之一助也與凡此者皆所爲放心沃心而開善道也或者則曰季世之主如漢之元成唐之元憲亦嘗好儒雅搜典墳求直言極諫矣然而聲技游畋不絕于前便嬖奸壬日進于側治無補于當時法莫垂于後世者則又何也蓋學之者不以道而所爲問者不得其人也惟在上者內有好學深思之意而外有親賢樂善之誠孜孜焉誠之于思厲之于行而不爲中道之畫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將薰陶涵育而德器成矣不然雖日誦萬言博崇儒之譽而詭納諫之名也又何益哉

治道策三

三代以後亦既舉天下而郡縣之則內而畿甸外而藩服大而紀綱法度小而事物細微制御悉由于朝廷則其法不得不煩矣雖然煩亦烏可以致治也一人之智固不足以勝天下之情愈煩則欺之者愈衆一日之法亦不足以通天下之變愈煩則弊之者愈多故古之論臨民者必曰行簡夫治天下之勢不得不煩而古之論臨民者必出于行簡則有道乎曰有不得不煩者在事而不可不簡者在心七簡則事亦簡矣書曰兢七業七一日二日萬幾夫萬幾在御亦不勝其煩矣然所謂圖難于其易爲大于其細者則惟曰兢七業七而已蓋兢七業七則心常存心常存則邪正辨邪

正辨則任賢勿貳去讒勿疑而黜陟當黜陟當則大臣法小臣廉而官職舉官職舉而天工猶有不亮庶績猶有不熙者哉故制心者制事之本所謂執簡以御天下之煩而罔有不濟者也今國家之政亦嘗參酌裁定期于畫一然而行簡之道猶未及于古者何也蓋異同每生于議論而紛更遂見于事幾故立法不能以無弊則必爲之變法以救弊而煩在救弊矣矯枉不能以無過則必爲之矯乚以救過而煩在救過矣此以爲是彼以爲非是非各執其一偏而法之變未有已也而政安得而不煩乎此以爲可彼以爲否可否各出于其私而過之救亦未有已也而政安得而不煩乎于是紛紜擾攘朝改夕更上不知所守下不知所從議政者苦

其煩而思所以救之也乃一切舉而歸之于例自以爲得行簡之道矣然法有利而當興者一切歸之于例則當興而不興者有之法有害而當去者一切歸之于例則當去而不去者有之法有善而宐因者一切歸之于例則宐因而不因者有之法有弊而宐革者一切歸之于例則宐革而不革者有之其究也因陋就簡苟圖便安而不可以爲法善爲法者莫大乎本一心以建極而其纖微委曲之務皆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夫所謂捐之大臣而已不與者非漫然而托之也昔者先王之治必先慎擇三公之官以總六官之職然後可以委任而責其成功故百官之廢置則曰詔王羣吏之誅賞則曰詔王大事戒官曰贊王命王眡治朝曰贊王治是

大者則大臣詔王贊王而不敢自尊也而六典八法八則七聽之  
九賦九貢九職之入則聽之九式九兩四方賓客之小治則聽之  
是小者聽諸大臣而王不御也而且因類以求則庶司百職莫不  
習得其人爲之君者第總其綱挈其要可以端拱無爲而天下治  
此所謂執簡以御煩之道也不然筦庫之吏必由于上請銖兩之  
奸必達諸彤庭煩固不可以爲治矣而因循苟且奉行故事而已  
又得謂之行簡乎哉

治道策四

愚嘗讀易至于姤然後知上與下之所以相遇者莫大乎施命也  
蓋人主者濳居法宮之中而高拱于殿陛之上雖有良法美意無  
由自達于天下惟其言出而加民天下始曉然于天子所以更張  
庶事憂憫元化與夫勞心求治之意然後君與民之志浹而遐與  
邇之情通故曰遇也紀綱廢墜則敷布之股肱偷惰則申戒之四  
方艱難百姓疾苦則誥諭之其樞機由于一人而其利害關乎天  
下故聖王慎之天下之患莫大乎上作而下不應夫上作而下不  
應者是玩法之本也奉令者以爲故事聽令者視爲具文而天下  
之弊遂不可勝言矣嘗竊觀漢唐以來勵精之主銳意求治布之

詔令者亦或有憂國憂民之旨然往也至于廢格而不行者則是上作而下不應也是故詔緩征矣而非時追比剝民以自肥者如故詔省刑矣而上下其獄殘民以爲逞者如故詔興廉矣而廉者卒莫之興也詔懲貪矣而貪者卒莫之懲也詔取賢歛才矣而賢與才者卒莫之舉也行于大僚者或廢格于有司行于輦轂者或廢格于州郡問之在內曰郵而達之四方矣問之在外曰牘而布之羣吏矣問之羣吏羣吏或不知問之百姓百姓或未覩也內外相蒙名實相冒遂使天下之勢嘗若扞格而不相通此其爲患豈淺鮮哉然而若此者亦非獨奉行者之罪也此其弊始于議之者不詳而成于行之者屢易書曰慎乃出令也出惟行勿惟反夫惟

慎之于出令也然後可以行亦惟行之而可久也然後可以勿反今夫驟舉一說焉著爲令矣已而議者以爲不便于是廢其不便者別議其便者而不行之端啟矣驟出一議焉矯前令矣已而議者以爲過正于是去其過正者別議其不過者而不行之漸見矣方其未行也奉令之人操窺伺之心以待之曰是將然矣已而果然及其既行也奉令之人又操玩忽之心以持之曰是將變矣已而果變而不行之形成矣故曰始于議之者不詳而成于行之者屢易也是故慎于出令者莫大乎制之在始而持之以堅議政之初必訊之人情又揆之事理度其可行也然後行之無以一人之議遽改絃而易轍也令既出矣則必稽其事實覈其功效行不力

者則罪之黜之無以優容苟且之故而卒聽其自便也慮事必慮其事之所終無勤于先而怠于後行法必行其法之所究無去其實而存其名虚心以納天下之言固貴其轉圜矣然而聽受不可以或滑平心以議天下之政不嫌于反汗矣然而更張不可以太驟夫如是將見令之而必行匕之而弗反而上與下之所以相遇者于是乎在矣

○任官策一

進賢退不肖人主之柄也聚天下之人翹企于人主之爵祿則其勢自不能給夫爵祿不足以給天下之求而所謂柄者又不可以進賢而退不肖也于是舉天下乘時希進之流竭蹶扳援而來者皆得以法而邀其上天下有任人之弊亦有任法之弊採天下之望以收天下之才是亦可矣然其弊也至于違道干譽徇情枉法苞苴盛而請托行是故辟召用而以勢力爲進退矣中正設而以門第爲取舍矣保薦行而以毀譽爲賢愚矣此任人之弊也舉天下之才悉受制于朝廷之法其亦可矣然其弊也臧否混淆無所甄別是故賢良舉而以俊譽先孝弟矣科目設而以文辭爲甲乙



原件短缺

P11

矣稽之以身言察之以書判而士無完行吏無實才矣此任法之弊也兩者之弊蓋畧等矣 國朝選舉雖不一途然掣籤而集埃缺而補者皆有一定之法以維之至備矣而材器或有未盡當者所以任之者太輕故也古之善用人者往也寬其登進之途而嚴其任使之路惟其寬也故來者多來者多故大材見大小材見小使天下得以出入于翁受之中然後可以有所擇惟其嚴也故任者精任者精故才者常用不才者常棄使天下不得濫膺夫名器之授然後可以有所爲今登進之途寬矣而所以甄別而叙用之者宜稍出于嚴也古者敷奏以言則必明試以功論辨然後官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唐之制舉于吏部者必試爲州郡

○任官策二

國家之需廉吏急矣廉吏不可以必得于是立法以懲貪者至嚴且密愚以爲貪不可以法懲也嗜欲熾于中貨利炫于外法之所不及斯欺之矣然則所以懲貪者安在曰耻之而已今試舉一人而譽之曰爾廉吏也則欣然喜舉一人而毀之曰爾貪吏也則赦然愧此非有所勉而爲之也其廉耻羞惡根于心故形于色莫知其然而然是故爵祿之所不及勸而耻足以勸之刑威之所不及懲而耻足以懲之舉天下之人維持綱紀于其中而莫敢有貳此王者所以鼓厲一世之權而駕馭中人振興末俗之要術也昔者聖人治天下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出使治之一時爲吏



者服習于德行道藝而自無貪冒嗜利之私遐哉勿可尚矣道德之衰也激而厲名節其人不必盡出于至誠而廉隅修飭動以名節自持惟恐一有所玷則身名俱敗此吏治之近古也名節之衰也流而畏清議其人并不必皆出于自愛而矯飾沽名動以清議爲戒惴也焉不畏朝廷之法而畏士君子之口此吏治之猶古也自夫在位者不以名節爲心而士君子無復清議相爭相攘各矜其私于是譽之不爲勸非之不爲沮恬然安爲墨吏而莫知所耻嗚呼吏道至此尙忍言哉其所以然者何也蓋人之情惟其有所愛惜也然後勉強力行而爲善惟其有所愧耻也然後惕息畏縮而不爲不義今之法不過曰防之而已爾禁之而已爾苟有罪黜

謫之刑戮之而已爾彼視其身渺然如徒胥之賤而又何愛惜愧耻之有以其未常愛惜未常愧耻之心而又不勝其嗜欲則顛倒縱橫何所施而不可且也錢糧則有完而無欠刑獄則有決而無留如是可告無罪矣雖有贓私而莫之問此所謂倚法以削也且也剝民之脂膏則可以自結于上官挾上官之寵愛則可橫行于百姓此所謂依勢作威也凡此者或亦廉耻之道微而鼓舞振興之法或有未至與誠欲滌其志而新之則莫若厲之以耻也之道維何曰慎大吏之選使表率得其人則知所慕效矣寬文法之誅使設施盡其職則無所瞻顧矣清廉者厚以不次之賞貪墨者懲以非法之罰使知勸戒兼採譽望以爲進退務協公論以爲

賢愚使知悅服崇之以體貌砥之以廉隅使知自愛而自重而又絕苞苴之路杜請託之門吾見天下之爲吏者洗心易行兢七焉修名節而畏清議而道德漸可幾矣

○任官策三

先王之馭其臣也有爵以馭其貴則必有祿以馭其富所以安其志養其身使之踴躍奔走以事其上也夫人臣出身而求仕將以樹勲而立名而苟惟祿之圖以爲全身保妻子之計當亦義之所不敢出矣然而不敢計其私者人臣事君之誼而不容不計其私者人主恤下之心故古之聖人有所以用天下之至勞而天下不以爲勞有所以任天下之至艱而天下不以爲艱何也得其情也是故公卿大夫有功德者皆有采地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受地是也未有采地者必有圭田如載師之仕田是也有功而受賞者又有賞田如載師之賞田是也其不可以受田者則有稍食故

百官修輔庶績咸熙文吏可使死職武吏可使死戰錢穀可以委  
兵刑可以托治文書守城郭給徵令者可以使之無怨蓋食其祿  
則不得不盡其職也至于後世設官既煩而朝廷之祿不足以給  
于是概爲減薄不肖者因肆爲奸貪以圖富厚故功有所不爭名  
有所不慕爵有所不勸刑有所不威舉天下之官紛匕焉惟利之  
求自比于賤隸胥徒而莫之耻此雖不必盡出于薄祿而藉口于  
祿薄者固已多矣夫天下之患莫大乎拂天下之情而反公使之  
爲奸何則好富而惡貧先家而後國人之情也顧惜升斗之祿使  
之仰有所憂俯有所愧則雖欲矯爲廉潔其勢不能夫廉潔旣不  
可爲則其出身而求仕者果何爲乎人情爲利而出而曰吾有法

以禁其貪其何能之與有法之所不能禁則是公使之爲奸也亦  
何怪天下之人忘其官守職業而相爭相攘以求利乎昔者聖人  
治天下必先安天下之情而後可以用天下之力旣已用天下之  
力則必有以報天下之功是故或豐而或殺或厚而或薄因其人  
而異其等彼有功者樂于自効而不能者亦安于卑薄也于是令  
之而行禁之而止廢之黜之而咸服生之殺之而無辭此聖人鼓  
舞人才之術也 今日制祿之法大抵皆因明舊而頗有裁省夫  
明之祿較前代已薄况又從而減之乎愚則以爲養廉之道莫先  
乎重祿而制祿之方莫要乎省官何言之夫貪墨之吏懲之以法  
宐矣間有一二自好之士矢志潔清或以俯仰之累而鮮克有終

者有之夫誠厚其祿則廉者有以自養必不至以改節而自敗其身名貪者無以爲口實雖置諸刑戮之中而終無所怨故曰養廉之道莫先乎重祿雖然度支之計利析矣出入之際每虞其匱而顧議增祿焉必不可得之數也然而昔之人有行之者如宋太祖之省員而益俸是也夫誠汰其冗員而均給之使官有常職必有常祿裁無名之祿以給有名之員則無不均因有功之賞而兼無功之俸則無不勸故曰制祿之方莫要乎省官此亦體羣臣之一策也

茶。任官策四

天下之民皆公家之民也則天下之力皆公家之力也然而人之情好逸而惡勞不得已而奉公從事猶以爲難苟非其分之所應勢之所迫則往七規避求免惟恐一日執役于官乃獨有人焉行不爲商居不爲賈無所資于田畝以爲生而甘其耻辱樂其鞭箠出身而爲胥吏夫古者庶人在官其家亦授之田如載師八等之地所謂官田是也故雖鞭箠耻辱屈其身以爲卑賤猶曰祿足以代其耕也今也不然役之甚煩而防之甚密稍有工食之給而不足以養其妻子是空驅天下以役一日而不得也而顧爭爲之藉名于官者一人從而附之者嘗數人盤踞其中牢不可破甚者納

賄而後補授受以爲奸夫以胥吏之難爲如彼而天下之人爭爲之如此其故何耶蓋其人之爲奸也甚深而其獲利也甚厚上下之官無所短長而錢穀之出入刑名之重輕一切付之胥吏運籌謀議嬉笑怒詈非其人則弗寄也故其爲奸之利常倍于得祿大之而府史之役掌官書主治藏者旣足以因緣簿書顛倒法禁以欺于上而牟利小之而徒隸之役職奔趨任徵令者亦足以倚勢作威驚疑恐喝以削于下而取財是以官受其欺民受其患更張一事則增一事之奸變易一官則舞一官之法雖有禁令而不足以防其詐僞雖有刑誅而不足以制其貪婪舉天下之民弗忍其荼毒而莫能爲之計其所以無田無祿安于受役雖驅之使去而

必不能者爲此也嗚呼天下之大可以名使而不可以利誘也可以法懲而不可以威劫也古之聖人用天下之力則必有以養之故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府史胥徒皆有祿食使得安其身而治其事所謂使之以名也而功緒則稽之奇袤則禁之稱其任則賞之廢其事則罰之下是以惕息畏罪莫敢有貳所謂懲之以法也今旣無祿以養其身而使之寄其妻子之謀朝夕之奉于奸貪之中則是誘之以利而使役也夫旣已誘之以利而日以賊敗者論死謂是可以制其短長之命而不敢有所犯也有是理乎彼奉法則不得食或至窮饑以死而玩法則可以榮身而肥家而又未必罹于刑也則亦何憚而不爲奸哉然則禁其爲奸則不能而縱其爲

奸又不可策胥吏者則如之何愚以爲莫若厚其食而減其人厚之以食使之仰事俯育皆有所資故雖以法誅之而無所怨減其人則奸良易辨功罪易稽故雖以事任之而可以勿疑或曰今之胥吏皆有定額又屢奉沙汰之令矣然而汰其名不能汰其實也不知胥吏之所以可得冒充者惟其無祿故簡核不嚴而附之者多也今誠定其數之多寡祿之厚薄凡入補者皆有法以擇之而圖其年貌詳其籍貫登之于冊除有罪黜役及疾病死亡不許更代以私授受者則有明禁如此則冗役無所容矣不然又焉用此紛匕而攘匕者以殘害吾民哉

○安民策一

三代而上以天下之田養天下之民民皆計夫而受田矣當其時無田不在民也然而予奪則操之自上三代而下以天下之賦供天下之需民皆計畝而出稅矣當其時無田不在官也然而賣買則聽之于民夫既已廢天下之井田使民得以自專于是豪強兼并貧弱受凌奸民黠胥相比而成奸甚者田歸不役之家役累無田之戶雖有平政惠民之意欲剔其弊而更張之其道無由議者以爲法莫善于授田然而奪富人之田以予貧人則非所以安富聽其得從便賣買以合均給之數則又無以資貧且授受之際弊亦無窮如是而田可授乎議者以爲法莫善于限田夫豪右占田

踰侈習以成俗法不密則雖有其令不過具文法密則操切騷擾  
爲害滋甚如是而田可限乎夫授之不可限之不能則所以平政  
而惠民者要不過因天下之田覈天下之賦而已矣今

天子蒞政之初惻然念賦役之不均亦嘗申命有司行丈田之  
法矣然而弊猶有未清累猶有未去者其故何哉蓋但知檢覈于  
田疇而不知畫一于圖籍也何言之夫今之所謂經界者非誠有  
遂溝洫澮川之制縱橫曲直一定而不可紊也非誠有徑畛塗道  
路之名高下廣輪秩然而不容越也其所以平其賦而均其徭者  
不過別爲都鄙里甲正之版籍而已爾而賣買之際聽其出入于  
黃冊之中于是田得過都鄙得踰甲飛酒包納寄庄帶管之弊所

由來矣且夫敵已正矣賦已清矣而數十年之後魚鱗圖廢一以  
黃冊爲憑則田之隱匿者如故賦之累賠者如故賦餘于田也餘  
于賦者如故所謂都鄙里甲不過紙上之空名而已則丈猶勿丈  
也又况丈量之法輕重增減吏爲之奸本無足據者哉愚以爲欲  
均天下之賦則莫要于清田而欲清天下之田則莫先于正籍也  
何以正田各歸其鄉也各歸其里也各歸其戶以戶從田而不得  
以田從戶其以戶從田者猶此邑之可以徙他邑狹鄉之可以徙  
寬鄉也不以田從戶者猶鄉之不可以爲遂都之不可以爲鄙也  
夫如是則既無編審之煩亦無詭寄之禁而奸胥無所容其奸豪  
民無所施其巧矣且也田不可歸則役不可併役不可併則豪民

疲于奔命而少屈其兼并之心，朝廷從而限制之則限田之法可次第舉也。兼并者寡則田賤田賤則貧者亦得有以田。

朝廷因而宰制之經緯之則授田之法可次第舉也。不特此爾民無田則流徙有田則土著甲與甲相比里與里相隣婚姻死喪相係相助則保甲之法亦出于其中矣。此田籍之所以貴定也不然紛乚然聽其自爲出入則有田在此鄉而賦在彼鄉者矣。田賦焉得而清哉。

○安民策二

王者之治天下也莫先于敬百姓敬百姓則莫先于知民數。故古之聖人定天下土地之圖以周知夫地域廣輪之數制天下人民之籍以周知夫戶口登耗之由以周禮考之鄉有鄉數遂有遂數縣有縣數小司寇以三年大比登名數于天府所以制國用也。司民亦曰獻其數于王王拜而受之登于天府所以贊王治也。周人重民之法如此豈無故與蓋民籍定而後生齒得以辨服舍得以均比閭得以聯昏喪患難得以相恤老弱孤寡廢疾者得以相養民是以厥心臧惟土物愛也由漢以來弗克復古聽其自生自養又從而戕賊之民生烏得而蕃民俗烏得而厚哉。今日者烟戶



有稽清丁有令里甲征徭皆有成法其于留心民數可謂切矣然而丁之猶有隱漏也戶之猶有逃亡也賦役之猶有未均生養之猶有未遂也或者保息之道微而立經制以垂久遠者尙有可議者與夫欲使民樂其生安其俗則必先制之以法昔明初洪武之制七戶帖戶各具其姓名年貌貫址及所職之業爲帖而後登之于籍七上公府帖給之民今請畧倣此意每戶給以帖辨其所業志其所居有帖者爲良民無帖者爲游民游民使不齒于鄉里覺則以漏丁論罪凡征徭獄訟奸宄盜賊之發皆可按籍而求則戶帖不可不給也今之法十戶爲牌七有長一里爲保七有正亦旣密矣然而保正之不得其人也讀法之不以時舉也非制也法莫

若令各里公推保正一人官府驗其堪充十年而一易聯其比戶役使相助困使相賙歲時致民而讀法凡奸民所居不舉首而發覺者以一戶之罪七其十以十戶之罪七其正則保甲不可不嚴也孟子曰死徙無出鄉周官比長隣長凡民欲徙者皆授之以節而後行故民皆土著而奸民無所容法莫若倣符節之制令民欲徙則告于保正以達于官府授之以節而後聽其所之至其所亦必告于保正以達于官府納其節而後居焉無節者謂之逋逃此不得容彼不得受欺隱者同罪則遷徙不可不察也夫然則民庶幾安其俗矣而所以樂其生者何也賦則薄之役則均之刑則恤之民難則和之過失則救之賢者能者孝友睦婣者興之老者幼

者疾者鰥寡孤獨者養之平其民使不至爭安其民使不至于  
擾夫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同矣

不耕容好不耕交想淵者同罪則戮罰不可不察也夫然則只

必告于州以對于官報解其體而對其無前昔謂之康後也

而對其于其五以遺于官報解之以備而對其無之至其

而對其于其五以遺于官報解之以備而對其無之至其

而對其于其五以遺于官報解之以備而對其無之至其

而對其于其五以遺于官報解之以備而對其無之至其

而對其于其五以遺于官報解之以備而對其無之至其

而對其于其五以遺于官報解之以備而對其無之至其

○安民策三

古者有田則有賦有夫則有役未常合也自夫阡陌開而賦不以

田矣自夫戶賦重而賦兼以丁矣自夫租庸調設而有丁無田者

累矣自夫兩稅改而田多丁寡者困矣若夫合庸與調之征兼田

與戶之稅規百役之費總諸項之需計畝而徵銀者 今日之一

條鞭法是也夫先王之制一夫受田百畝于是因其地之所出物

之所贏而輸之于君故曰賦以其身之所致力之所有而獻之于

君故曰貢亦曰功與之而後取之任之而後受之後世授田無法

斯民無以為生去而為商賈者十之二去而為工技者十之二去

而為臣妾為庸夫者十之二三其安于田畝務本而力農者曾不

及存其半今又舉三征百役之供而併歸于田不已甚乎嘗稽之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者出夫布則是游惰未常無征也今使安土不遷者困于征求而逐末游食之人脫于徭役則非所以禁游惰也大司徒以保息養萬民曰恤貧曰安富今以貧人之役并于富人以無田之賦累乎有田一旦征輸既困而有田者以田爲累轉徙流亡者有之則非所以安土著也且夫田之所出者粟米也布縷也是故古者藉而不稅而財賦則取之山澤征之市廛今以百役之所資皆度其數而賦于田而輸之以錙百姓無年則田荒有年則穀賤安所得錙而輸之乎則又非所以辨五物而制地征也游惰不禁則民奸土著不安則土曠地征不辨則力困若是者可以長久而不變乎雖然法不可變也變法則滋弊亦去其太甚者而已矣夫所謂一條鞭者布縷出其中力役出其中舉凡上供之用留州之需軍興百費莫不合而併之歸于一致矣然及其有事則條鞭之所已賦者復賦之條鞭之所已役者復役之民何以堪法莫若稍寬之于平日減其數緩其征使民力常有餘則雖不得已而加賦亦不至疾苦吾民矣自漢有田賦而復有筭賦口錢唐有兩稅而庸錢不減于是民苦賦復苦丁矣法莫若別著爲籍以丁身爲本無問農商工賈歲以三日爲斷貧者用其力富者稅其錢則有田者無賠丁累役之苦而游惰之民亦有所服屬而不至于奸頑矣此所謂去其太甚者也若夫

朝廷存寬恤之心有司行愛養之政則安在三代之不復見于今也

也亦其難也  
其太其清而了矣  
其土其地  
其民其民  
其國其國  
其家其家  
其鄉其鄉  
其里其里  
其閭其閭  
其比其比  
其鄰其鄰  
其里其里  
其閭其閭  
其比其比  
其鄰其鄰  
其里其里  
其閭其閭  
其比其比  
其鄰其鄰

○安民策四

今夫四海之廣萬民之衆其勢渙然若不相屬也而聖人所爲合天下爲一家聯兆姓爲一體若馬之有轡操縱自如而無不得其馭者固貴得人以治之尤恃有法以維之也維之之法莫大乎本俗以安其居保息以厚其生飭紀貞教以定其志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周禮大司徒令民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愛族使相葬黨使相拯州使相賙鄉使相殯刑罰慶賞相及相共有罪奇衰則相及若徙于他邑則有節有幾民是以安土敦仁而無易背其主輕去其鄉之患所以安其居也自夫保伍之不嚴而轉徙者多轉徙者多而民之居不得安矣農者國之本食者民

之天故太宰九職之任一曰三農司徒十二職之頒一曰稼穡小司徒之井牧立田制也遂人之溝洫與水利也草人辨其地之剛瀉墳壚辨糞壤也由是趣其耕耨行其秩叙而農政舉矣用力不過三日慮其奪民時也起役無過一人恐其妨農業也田不耕者出屋粟做曠土也民無職者出夫布懲游民也嘗之日預卜來歲之芟社之日預卜來歲之稼而爲旱乾水溢之備凡所以加意于農者無弗至矣而且不足則補之不給則助之又爲之修荒政十以聚之民是以安居而粒食雖有水旱凶荒民無菜色所以厚其生也自夫農政之不修而游惰者衆游惰者衆而民之生不得厚矣且夫民之爲道也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聖人有憂之于

是命司徒以六行教萬民曰孝友睦婣任恤其有背乎此者則糾之以八刑正之以五過是以足矣而正月之吉始和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而使萬民觀焉歲時則陳民而讀法自比閭以達于州鄉莫不皆然其或惰農自安不昏作勞而爲患于閭里者謂之罷民罷民則加以明刑而服役之坐諸嘉石納諸圜土凡所以導之于善而禁其爲不善者無不備具民是以遷善遠罪翕然丕變而不自知所以定其志也自夫教化不行而奸良不察民之情日以縱肆而無所忌憚少思凌長賤思妨貴卑思加尊淫思破義邪思勝正而志安得定哉凡此者皆未所以安民而樂其生也夫欲安民而樂其生莫若嚴戶口之籍使之比閭相保峻遷徙之條使之

里居相安行宗子之法使之宗族相親定族墓之制使之生死相睦爲之修農田水利之政使民衣食有資用曠土游民之禁使民生息不匱富者安之貧者恤之疾者寬之窮者振之使民皆得所養由是頒之以教申之以令憲之以禁警之以讀法之典懲之以罷民之聚威之以好民之誅而俗可變風可同矣此帝王繫民之大法而所以合天下爲一家聯兆姓爲一體之道也不然紛七藉藉民各有心其不至與而不屬者幾何哉

理財策一

議國計者皆曰生財矣然而財在天地者不可以不生而財在國家者不可以過生何則過生則或出于聚也議國計者皆曰節財矣然而財在泰侈之朝者不可以不節而財在恭儉之朝者不可以過節何則過節則或虞其嗇也天下之患莫大乎上專利而下無餘夫上專利而下無餘則財之源塞而其所藏者易盡是故府庫有充實之名而草野有空虛之實百姓日以征輸爲累而度支猶以匱乏爲憂于是議裁議省以爲苟且纖悉之計此莫大之慮矣昔者先王之制以任地則有賦以任民則有賦虞衡藪牧園廛漆林莫不有賦而天下之民不以爲困者蓋未嘗聚也太宰以九

式均節財用而太府以式法頒之司會以式法逆計之而稍秣匪  
頒幣帛賜予之供亦不至于缺者蓋未嘗嗇也夫至于聚而財之  
源塞矣夫至于嗇而其勢不能以終日矣然而聚者尤嗇之本也  
何言之小儲之散大儲之積也閭閻之困朝廷之憂也故善理財  
者養其源而制其流使不足者常裕而有餘者可藏然後天下之  
財常至于盈溢充物而不可以卽匱今國家田賦有定額商稅  
有常課比年以來汰冗員節浮費凡所以生之節之七道慮無不  
至而愚竊以爲猶有所未盡者正虞夫生與節之或出于過也今  
夫國之所恃以生財者田畝居其八而舟車算緡鹽鐵關市之利  
居其二自夫稅畝太煩去布縷之名而以賦于人者并賦于田去

力役之名而以役于人者并役于田民已不能堪甚而有加派有  
豫征富民歲之所入不足以支其出貧民耕之所餘不足以贍其  
生不幸一水旱則相率而逃亡者何可勝計而所以取之商賈者  
亦消竭而無餘如是則財之源塞矣財之源將塞而議國者徒區  
區規畫于經費出入之間不可裁者裁之不容減者減之計亦疎  
矣愚以爲善理財者莫大乎養其所不足而藏其所有餘古者什  
一而賦所以休息而休養之者無不備至而山澤市廛之財亦公  
之于民而未嘗專其利故民力不匱而所以奉其上者亦寬然而  
餘裕今誠寬賦稅以厚其生禁侵削以除其蠹使之蓄積足恃則  
樂業奉公而願効其力者有不輸將恐後者乎而且土之曠者墾

之民之游者農之所謂養其所不足也古者冢宰制國用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爲出故職幣常有餘財足以待非常之用今誠總歲入以爲式計歲出以爲經酌豐儉之宜而留其餘使之倉卒有備則陳匕相因猶有虞其易盡者乎而且設常平以貯之行和糴以濟之捐不急之需罷無益之費以畜之所謂藏其所有餘也夫然則財之生者無窮而國用不憂其不給財之節者自裕而取民不患其不寬矣此生與節之道所以交相爲益者也

官理財策二而商氣困以官休商而商人困以吏盡商而商人困

天地有自然之利而歲供其所入則可以供農田之稅而濟軍國之需者其惟鹽乎雖然鹽者利之源而亦弊之藪也惟其爲利也至厚則所以養其利之源者不可使有易竭之虞惟其爲弊也甚深則所以剔其弊之藪者不可使有未盡之患議者曰鹽政之弊莫不善于私煮則官予牢盆之法可行也然以天下之力趨天下之私猶苦其擾一旦易民而官則上下之侵欺又可勝計乎議者曰鹽政之弊莫不善于改折則開中輸粟之法可行也然以天下之銀供天下之用猶苦其少一旦易銀而粟則度支之匱乏又可勝言乎夫興一利適所以滋一弊匕去而利可興除一弊乃所以



興一利也詳則弊仍伏然則今日所患者不在規利之不精而在計利之過析也何言之夫天下產鹽之地悉隸版圖煎有竈貯有倉行有分地無恩幸請乞之私無權要報中之蠹至密矣然所以法弊而不可久者商人困而竈戶貧也其所以商人困而竈戶貧者公私交征以爲利源已塞而莫之疏流已竭而莫之恤也今天時有晴潦菹薪有貴賤竈丁之煎鹽困已百倍而况廢場或責併于見場一竈或攤賠夫數竈此煎辦之苦也引壅而課重鹽滯而費多商人之供賦力已難堪而况稱掣以割沒爲能解額以借支爲例此征輸之苦也且夫以總催兼并乾沒而竈戶困以場官需索侵漁而竈戶困以官利商而商人困以吏蠹商而商人困

以奸商病商而商人困上之人但知其利之可以裕國而不謀其弊之所以困民故曰不在規利之不精而在計利之過析也夫天下之利有散之而適以得聚者則不可以過聚者擾民矣有緩之而適以得急者則不可以過急者求裕矣散之也道惟何夫竈者生財之源也自夫鈔法不行而餘鹽禁絕竈丁無所資之以爲利于是貧弱而逃亡今莫若寬餘鹽之禁或官爲計價以收之或戶給食鹽以鬻之則竈丁得所養而生息不資矣緩之也道惟何夫商者聚財之藪也自夫征商太重而溢額者有功豫征者無罪至于商困而不能供往也逋欠正賦累歲莫償名爲加稅其實減之令莫若捐額外之征重誅求之禁以時入之而不爲先期之科歛

則商方有餘而急公奉土者自鼓舞而不違矣此所謂散之而得聚緩之而得急絕其弊而利自厚之道也

商者聚財之類也自夫商而大重而益盈皆言也商者聚財至餘食觀以器之明諭丁爵視商也息不資其類也日涉井田夫

于其貪穢而後寸今莫若食餘則之樂宜守其以財之久而

坐視之態也自夫後世不言而商則聚財也言則其以商而

而商以時察管下所以無意者求商者則其以商而聚財也

天地之生財無窮惟人主為能挈天下之利權而撻之使在上而

不在下今夫錢者無用器也饑不可以食寒不可以衣而聖人所

為散其有餘補其不足奔走天下之人以束服于吾法而不自知

則聖人之術也得其術則可以通百物而流行挾天下之財以制

天下之命而富商大賈不得撻其奇贏以與百姓爭利故其權在

朝廷不得其術則人挾其所有以自重聚天下之人以耗天下之財而貨賄遂消竭而無餘故其權在市井若是者何也錢之行不行而所以奔走天下之術異也夫錢之為物輕重不得其平則不行大小不得其中則不行通于暫而滯于久則其勢不行利于近

而阻于遠則其勢不行此其故蓋在上不在下矣。今天下設局開鑄專官督理法綦善矣而且准一錢四分之製則無愛銅之弊兼滿漢字式則無惜工之心然而出入之際因緣無奸雜以鉛錫吏以欺于官者官復以欺于民則是輕重大小之或失其宜也官散于民則末大而本微民行于民則末輕而本重子母不相權故流行而有礙則是久暫之不一致也浙閩之錢價或不等于江淮川蜀之錢價或不同于關陝行于一方者不行于天下則是遠近之不相通也民是以貴鏹而賤錢鏹益貴則錢愈益輕而商賈之交易貨賄之往來以至道路負販之資閭里誅兩之故皆倚辦于鏹則鏹安得而不竭錢安得而流通哉世之議錢法者或曰嚴鑄

禁矣然銅雖廣而鑄之使不行則猶之于棄銅也或曰嚴私鑄矣然私雖禁而官錢不得行則猶之于縱私也或曰收舊錢矣然新錢不通而舊錢復廢是塞其流也或曰廣開鑪矣然積者未流而鑄者復壅是障其源也愚以爲錢欲其流于下也尤欲其通于上流于下見其入而不見其出則錢爲棄物矣通于上者見其出而亦見其人則錢若流泉矣此其權必自徵輸始。今日者銀七錢三雖有定例而有司卒莫有遵者則是不亦下情也。詔令之不行也夫誠嚴勅有司法在必行有廢格者以違旨之罪比之則百姓皆以行錢爲便而錢可行矣出于官者即得入于官則受錢者無虧折之苦入于民者即得出于民則行錢者

無壅滯之憂由是而行匿銅之禁由是而峻私鑄之條則錢之防  
嚴矣錢之防嚴則無患雜殺以爲巧也由是而收舊錢以易新鑄  
由是而廣開爐以增利源而錢之用疏矣錢之用疏又何至抑配  
以求通也所謂撻天下利權使在上而不在下者此也

禮樂策一也天文也地文也人倫也禮也樂也刑也政也  
禮樂者所以和也刑政者所以威也禮樂者所以養也刑政者所以  
治也禮樂者所以化也刑政者所以禁也禮樂者所以導也刑政者  
所以防也禮樂者所以勸也刑政者所以懲也禮樂者所以  
示也刑政者所以懲也禮樂者所以勸也刑政者所以懲也

王者父天母地大報本而反始于是乎有郊祀之禮自有虞以來  
歷代帝王莫不知有饗帝之義舉而行之然而或分或合各異其  
制議禮之家幾成聚訟行禮者多以爲疑遂至屢易屢更而終莫  
能定主合祭之說者曰舜之肆類也徧于羣神則兼舉地祇可知  
故記曰噐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而未嘗別有地祭之文則天地  
之不可以分祭也明矣主分祭之說者曰圜丘祭天方澤祭地周  
禮明有定典其在召誥亦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越翼日戊午  
乃社于新邑則天地之不可以合祭也明矣爲夫祭之不可以分  
也則必爲之說曰天地並祭猶父母同牢也于是享以合殿舉以

正月蓋庶幾明堂饗帝之意而地先天祭并可以無嫌矣爲夫祭之不可以合也則必爲之說曰天尊地卑故冬夏異禮也于是別以壇圻祭以日至蓋庶幾掃地而祭之遺而所謂求諸陰陽者亦可以有合矣是故漢唐之祭主分而王莽武后則又議合宋明之祭主合而元豐嘉靖則又議分此以爲是則彼以爲非然則有事于右享者果何所折衷哉愚竊揆之天地之祭可合而不必合之于享殿也古者以冬至物生之時總祀天神于圜丘而配以祖故曰配天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也季秋物成之候專祀上帝于明堂而配以父故曰配帝詩曰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伊假文王既右享之是也天之也者尊之也故壇而不屋帝之也者親之也故屋而不壇記曰兆于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于其質也于郊故謂之郊如舉天地神祇日月星辰山川百神之祀皆合之于大享殿則非其義矣是故合祭者必于圜丘去屋而爲壇以方澤配焉而羣神並列于其下歲一郊見舉以正月則禮簡而不至于疏或亦有可以行之者乎此一說也天地之祭可分而不必分之于日至也郊特牲曰周之始郊日以至而家語以爲日至之月則非至日可知古之郊者卜而不從則再卜而不從則三中辛下辛皆用之矣而又何必于至也且夫冬夏分舉則一歲之間地先天祭未免爲嫌則又何必不于春秋也昔虞以正月受終則祀典之舉卽以正月周以子月革命則祀典之舉卽以子月帝王亦因時

而制禮耳又何必拘于周禮園丘方澤之文乎此又一說也若夫明堂之祀則更有說夫嚴父配天乃周公所特創惟文王之德足以當之舉之者必別創寢殿于國門之外既不同于郊亦不得等于廟矣至于五帝四郊之祭元日祈穀之祭仲夏大雩之祭方丘之外又有社稷禮數則煩也則不敬或行或不行隨時酌損之可也今國家祀典釐正已久無復可議而草野臆見不妨備存其說以俟議禮者之采擇焉

○禮樂策二

古今治曆之法詳矣由疎而漸進于密由麤而漸及于精故自堯以閏月定四時而推氣朔者莫能違也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而爲渾儀所由昉也禹以建寅爲人統而爲正朔所必遵也此後人之範圍不越乎古人也自月行遲速之創于劉洪也日行盈縮之創于劉焯也日月交道表裏五星留逆伏合之創于張子信也他如傅仁均之用定朔李淳風之用進朔此古人之推步不及乎後人也夫然而治曆已無餘事矣乎日不然曆未有數百年而不變者何也以其有差也夫天之運行有歲差焉有地差焉不察夫歲差則得之一時者或失之數十年之後不察夫地差則得之一

方者或失之數千里之遙殆非所以欽天而授時也古者章部紀元之法不立歲差自虞喜漸覺之其後何承天劉焯一行諸家年數互有增減猶未得其的也至郭守敬定爲六十六年而退一度于是上推百年而益一下推百年而損一善矣然第明于消息之大概而未明夫消息之密移也夫消息之理環而無端以爲先天而益之而不知息之中亦有消以爲後天而損之而不知消之中亦有息豈可膠柱以爲法乎今宐以日月五星之行得之實測者立爲成法以參驗則歲差之消息可得而準矣古者堯命羲和之官分掌四方卽爲測驗所自始其後一行七之于開元猶未廣也郭守敬則設監候官分道而出凡二十七所豈好勞哉蓋東西千里則節氣約差一刻南北千里則晨昏約差一刻且日月之交食人目視之地有遠近偏正之異則九服不同或北方食旣而南方見爲半虧或北方半虧而南方見爲食旣此非可以懸揣而得之也今宐畧倣守敬遺意內而土中外而四隅各設專官以測候因取其差數而折衷之則地差之高下可得而明矣歲差之消息有準則黃道之推移月離之進退以至朔虛交差之損益寧有或爽者乎地差之高下旣明則昏明之永短節序之後先以至交會交食之微芒寧有無稽者乎此治曆之要也

樂記

樂者天地之和也。天地之合氣，陰陽之調，五音之聲，萬物之理，一也。故君子居則聽樂，行則聽韶舞。樂者，音之所由生也，不可不慎也。樂者，心之動也，心動則欲，欲則爭，爭則怨。故君子居則樂，行則樂，樂則和，和則平，平則康。康則壽，壽則富，富則貴，貴則顯，顯則榮。榮則樂，樂則和，和則平，平則康。康則壽，壽則富，富則貴，貴則顯，顯則榮。榮則樂，樂則和，和則平，平則康。康則壽，壽則富，富則貴，貴則顯，顯則榮。

禮樂策三

樂也者，人心之和也。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夫不求諸心而求諸聲，斯已淺矣。况器數之末乎。雖然，樂之為義，藏于至微而難盡，極于至密而難精。是故清濁有等也，細大有倫也，高下疾徐有節也，聲不調則無以通其志，器不辨則無以徵其聲。于是乎有律，昔者先王制為黃鐘之管，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是為律本。由是而損益之，陰生陽皆益一，而上生陽生陰皆損一，而下生。至于蕤賓，則仍上生者，此律之所以相生也。由是而終始之，每律各有一管，每管必備五聲，自黃鐘始而左旋，而十二律皆可以起宮者，此律之所以



旋爲宮也由是有正音有變宮變徵之音有正律又有變律有正律之半又有變律之半此六十調八十四聲之法也而要之六十調八十四聲一十二律也十二律一黃鐘也黃鐘定而樂定矣自夫金石變而方響絲竹變而箏笛大胥小胥之屬一變而爲伶工教坊于是促數淫濫之音作而和平雅淡之奏亡乃遽欲辨空積之忽微審圍徑之廣狹豈可得哉夫天地之間有氣而聲以出焉有數而器以辨焉氣有清濁聲之高下因之而必以黃鐘爲氣之中數有損益而器之長短因之而必以黃鐘爲數之始故黃鐘者十二律之原也然而黃鐘之分寸蓋難言矣辨之以古器則有駁蝕實之以累黍則有肥瘠魏漢津指尺之說旣屬附會而李文利

三寸九分之說尤爲穿鑿然則辨黃鐘者將于何而驗之議者以爲驗之于候氣矣夫截管候氣律長者氣先至黃鐘之管最長故一陽萌而灰動理或然也誠倣蔡元定之論多截管以候之爲密室以固地氣審方位以設律管或者應候而飛灰乎議者以爲驗之于叩絃矣夫泛指叩絃自二三寸而漸引之其初必得絃體之中聲次之卽得三分絃體之聲又次之卽得四分絃體之聲夫初起之聲約在三寸九分此卽呂覽所謂含少也引之至八寸一分而上生下生之音適備誠倣京房之制作爲準以定數以三寸九分爲音之始以八寸一分爲衆律相生之始或者克諧而依永乎然吾聞之鐘之爲律宐于壬子之中一室止有一位則多截管之

非制也絃之爲體不無細大緩急之異且有寒暑燥濕之殊則準制之難憑也夫以窮本知變之故不得已而托諸形器亦云末矣乃托諸形器而不得其至數何以召中和而窮窈渺乎愚以爲制律之本莫大乎人聲人之發聲也必始于喉由是而達于舌浸淫于齒牙之間而出于唇其最濁且大者必不下于黃鍾之宮其最清且細者必不上于應鍾之羽此亦聲氣之自然有不可得而變者吹律以合之則元聲可得古樂可復矣雖然猶非其本也夫惟一人建中和于上三綱正九疇叙使百姓太和萬物咸若然後作樂以宣暢之審之以人聲偕之以鍾律而清濁細大高下疾徐自無不得其宐矣此化神之盛事也

○兵刑策一

王者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亂制內外輕重以一天下之勢則莫大乎治兵矣古者天子之衛有二有郎衛有兵衛宮正宮伯所掌卿大夫士之官吏及子庶子在宮中而入衛者郎衛也所以衛宮禁也太僕虎賁司隸所掌虎士八百及屬卒四譯之吏各以其兵服守王門者兵衛也所以衛京師也此內重之兵也而天子王畿六軍公大國三軍侯伯次國二軍子男小國一軍此外重之兵也蓋內無重則無以馭外之輕卒有奸宄不逞之憂無以爲禦外一輕亦無以制內之重卽有肘腋非常之變無以爲援是以聖人制之使本末相等輕重相權首尾可以互應故能以天下爲一家而

無所患漢以來所謂南北軍所謂郡國材官唐之府兵自京師至于邊鎮凡八百餘所宋之禁軍廂軍其勢常相均而亦相制皆此意也然自北軍變而爲八校府兵變而爲曠騎禁旅變而爲步將將兵而內兵衰矣當此之時軍籍非不備也軍伍非不嚴也四海九州之兵非不囂然衆也然而無補于衰者何也有聚兵之形而無聚兵之實有散兵之勢而無散兵之權也何謂無聚兵之實老弱充數市井係籍不知耕不知戰坐而耗國家之資是聚之而適以散也何謂無散兵之權冗而不能汰悍而不知節聽其無賴任其無能取足人數而已是可散而使之聚也今天下內而京城有衛有旗外而藩服有戍有守豈不嚴且密哉然而昔之兵苦

其寡而今之兵又苦其多昔之兵苦其疲而今之又苦其橫是又何也聚數百萬騎恣之兵以耗天下之財而天下嘗患無財竭數百萬膏髓之力以養天下之兵而天下又患無兵愚以爲其弊始于外重而其患在于兵驕夫治兵于太平之日與開創不同開創之初人心始附反側未安非重兵無以彈壓于是出禁兵以戍之而星羅碁置不得不密于是時也外爲重而內爲輕若夫天下太定薄海內外悉主悉臣則惟于要害之處列屯置戍而其餘腹地自可無兵卽有小腆竊發不過一有司之任追胥之力耳于是時也內爲重而外爲輕今之所以重內者密矣乃欲使四海之大六服之遙尺寸以

天子之兵守之其可乎哉法莫若罷戍兵而復屯衛有事之地則出禁兵以鎮之無事之日則練土兵以守之又何必紛七籍七使數百萬不耕不戰之兵所在騷擾以爲民患乎此所謂外重之勢不可以不稍變也若夫兵之所以驕者何也知聚而不知散也故者不汰則新者莫補新者不增則故者愈驕七則以爲大天下太朝廷非我莫能任也百姓非我莫能生也驕則加之以惠而不必感也董之以威而不必畏也坐糜國課將焉用之今莫若大簡諸軍汰其老弱則兵可精矣夫戍兵撤則供億省冗兵汰則什伍清土兵練則地方安此所謂散其可散聚其可聚制內外輕重以一天下之勢者治兵之道也

人。兵刑策二

將者三軍之司命號令不嚴賞罰不立雖有百萬之衆無所由之是故治兵莫先于選將選將者思患預防之要道也雖然論將于開創之日易論將于承平之日難論將于開創者一時從游之彥皆經綸變化之才也故奮其智勇以戡亂而有餘論將于承平者天下又安兵革不試雖有奇傑之氣而不可以有爲故媮惰養安以防變而不足下之人因其無事也而相忘乎戰攻守禦之名上之人亦因其無事也而亦相忘乎步伐擊刺之法于是平時無預蓄之材用一旦有急然後驅不擇之人以犯天下之至危以應天下之至變蓋亦疎矣今議者曰國家之蓄將亦已裕矣以統御

則有宿將以任使則有世胄以簡選則有武科然而數十年之後老成凋謝得之世胄者果其練達而非統禜者乎得之弓馬者果其技勇而非粗厲者乎得之論策者果其才畧而非剽竊者乎愚未敢以爲信也然則擇將之術必如之何而後可改選士欲其嚴而擇將又欲其寬古之任將者使智使勇使貪使詐而不可以爲典要若概以一法繩之則偏才無以自見而將不可得而裕矣選士之途不嫌于精而擇將之途又不嫌于雜古之論將者或取之行伍或取之草野惟其材勇而已若概以一途求之則長材無以自效而將不可得而裕矣故愚以爲試將者莫先以力今夫于萬人之中簡而拔之必有千人焉于千人之中又簡而拔之必有百人焉或設科以募壯士或立法以試見伍其有挽強四鈞引弩九石者乎則任之以爲戰將可也彼夫武試之較射不足用也試將者又莫先以謀今夫於百人之中簡而拔之必有十人焉於十人之中又簡而拔之必有一人焉或試之以治兵之法或訪之以卒然之謀其有御兵中律料敵出奇者乎則任之以爲裨將可也彼夫武試之對策不足用也若夫大將者專闔外之威寄安危之任則固非武夫之所能與也故不當求諸行伍而當求諸廟不當徒求諸方畧而當求諸忠勇其有說禮樂敦詩書者乎則任之以爲大將可也豈區區闕閱之子勇悍之夫可得而參也哉此所謂寬其法而適以得嚴雜其途而適以得精也夫然故蓄將于無事

之時而用將于有事之日可與緩可與急而必不可與危矣

大將也必當先其難而後其易也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

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

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

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

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

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

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

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

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

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

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

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

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

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

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

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

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

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

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夫大將之天下也非易也

○兵刑策三

國家非將之難也而所以御將者實難故有將而不見用用之而

或違其才盡其才矣而或失其所以御皆非將將之術也夫將兵

者將也而將也者法也持法不可以太密太密則瞻前顧後而或

無以展其長矣行法不可以太疎太疎則將驕卒惰而或虞其弛

矣善將也者因天下之才而執駕馭之權以盡撻縱之妙使其密

不至于有所畏而疎不至于有所玩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

御將之弊有五而所以救之者唯三愚試舉而畧陳之夫人之材

不同有戰將有謀將長于方畧者或不長于戰攻精于技勇者或

不精于籌畫吾欲用其所長而復欲攻其所短而天下無真才矣

此才器之不辨則御將之弊也且人之用才亦不同有大勇有小勇怯于小敵者或反勇于大敵平小寇有餘者夷大難而或不足吾欲用其所能而復責之以所不能則天下皆棄才矣此任使之或違則馭將之弊也慶賞刑威人臣之所不得擅也而唯在師中則吉故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廟堂議邊事則王體不嚴將帥之權輕則武功不立此節制之太過則馭將之弊也雖然辨之精矣任之當矣制之寬矣有功而弗賞有罪而弗罰猶弗任也古者用兵行師首以賞罰爲先故有功者雖銘之以太常祭之以大烝而不以爲過無功者雖戮之于大社殉之于軍中而不以爲殘乃或以讒說而殄行或以屯膏而致吝則賞罰不明之弊也賞之不當其功罰之不當其罪猶之乎無賞罰也輕敵深入本邀功也而以微勞蒙獎議招議撫本怯敵也而以持重被褒則非所以爲賞矣深溝固壘謀萬全也而以逗留抵罪傾軍以出因敵勢也而以失律被譴則非所以爲罰矣乃或淆于毀譽之口或蔽于愛憎之私則名實不覈之弊也夫是之謂五弊所謂救之以三者何也曰以至明之識辨各當之才則擇之者精以不疑之意假無制之權則任之者專以至公之心行至斷之威則御之者嚴夫如是則法立而天下盡其用又何患乎太密法行而天下凜其威又何患乎太疎也哉此馭將之術也

又阿... 之... 也

夫商之於國也... 故曰... 也

商者... 也... 也

夫商之於國也... 故曰... 也

商者... 也... 也

○兵刑策四

今夫以裕兵之計而為裕國之謀以益下之圖而為益上之道者

則莫先于屯田矣自古議屯政者有三曰民屯曰商屯曰軍屯民

屯之法招集流亡開闢草萊如宋之營田置務是也因其荒而治

之則土不曠因其力而用之則民不游此民屯之利也商屯之法

墾邊塞立堡伍皆商人為之如明之中鹽輸粟是也藉鹽課以利

商則商有餘藉邊粟以裕餉則餉不匱此商屯之利也若夫軍屯

無事可以屯耕有事可以居守農寓于軍而無兵民之擾賦藏于

伍而無轉餽之勞此即三代以來井田遺意其法沿于漢盛于唐

而莫備于明是三者皆屯政之要也然以今日之勢計之四海



之地皆歸版圖所在桑麻蔚然東南財賦之藪墾闢皆已無遺而西北斥鹵之區溝洫未可猝復則民屯可勿議也且昔之所輸在粟今日之所輸在鎡用商以輸粟則商旣憚于轉運而國復病于賦輕則商屯可勿議也夫所謂安上全下足國富民使農無養兵之困兵無匱餉之憂者其唯軍屯乎雖然 今日之屯衛廢矣士卒驕矣田雖有籍其爲居民所冒耕者軍伍所隱占者豪右所侵漁者不可勝計因之則無田清之則滋擾軍雖有名其以仕宦而出籍者以遷徙而易籍者以貧弱而逃亡者不可勝紀聽之則無軍覈之則爲害且夫以搽練之兵服薶蓑之事則兵與田皆廢矣以隴畝之民補屯衛之伍則農與卒俱傷矣故 國家雖有興屯

之法然自八旗分屯而外未有可以行之于州郡者屯政之舉可易言哉愚以爲興利而除害者不可以有所擾也莫大乎因其勢順其情使天下相忘于無事而吾之功亦成是何也今夫屯衛之田侵占者多而必曰清其舊額檢其墾田是擾之也今莫若因其勢或以有罪而沒官或以戶絕而無主或以寇攘而荒廢或以飢饉而流亡所在有司籍而掌之不得實真就于其地分軍立屯永爲世業或亦可舉而行之乎今夫舊軍之額多不可問而必曰清查力田之夫皆不任戰而必曰抽丁是擾之也今莫若順其情或簡諸行伍之老弱或取諸田野之游民或因凶荒而召募或因罪譴而充發編之爲伍著之于籍予之田而定其居耕田者十之七

城守者十之三而或亦有鼓舞從事者乎夫然後董之以精勤之官統之以公平之帥則屯法立給牛種于方屯之初貸租稅于既屯之際則屯軍裕寬文法以待其成假歲月以觀其效則屯政修禁豪強以均其利防侵欺以杜其奸則屯弊革由是有兵以任戰有屯以養兵而民不病矣田治而粟自多粟多而餉自裕而兵亦不病矣且賦不加于民而民財日充歲計日益而國亦無不利矣不然吾未見屯政之可行也

○兵刑策五

刑也者所以輔教之所不逮也書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曰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祇德此可以知用意之厚立法之良而為君子長者之歸矣古之聖人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其淫是亦足以使天下之人懽忻鼓舞相率而入于善矣而猶慮其弗率也于是制為五刑使之知所畏申之以令憲之以禁布之于象魏垂之于門閭無非先後迷民驅之于善而唯恐其或入于不善也且不唯教之于未犯刑之先而又教之于既麗刑之後周禮大司寇則曰嘉石乎罷民圜土則曰聚教罷民司圜亦曰收教罷民則是以刑禁民而非以刑匕民也審矣至于入

于刑而不可免也而猶欲免之流宥不足降而爲鞭朴鞭朴不足降而爲金贖金贖不足又降而爲肆赦是故刑者期于無刑者也辟者期以止辟者也先王所爲不得已而用之率天下而同歸于善者由此道與自夫爲治者一本于法律不以教化爲意而以刑罰爲先漢之爲律九章而刻深者增至數千唐之爲律十二章而刪定者廣至五百于是律令格式流徒笞杖一定而不可越法日益密令日益煩而民之情日以奸宄攘奪而無耻其故何也蓋民不可以無法治也是故制爲刑辟設爲囹圄小懲而大誡使天下有所畏而不敢犯而亦不可以徒法治也是故出之以寬大處之以公平有倫而有要使天下有所耻而不敢欺 今國家有律亦

有例至詳且慎矣而復有赦令之頒大獄之讞互爲參稽何其備也然而刑未措于成康獄未清于淹滯

朝廷方以欽恤爲心而法司多以鍛練爲治則又何也議者曰治刑之弊每起于勘駁之嚴一案不結羈留數載決之有司者驟之督撫成之督撫者讞之法司是以若此擾也而非也古者獄成而輸司刺猶有三赦三宥之法鄉則王親會其期遂則王命三公會其期縣則王命六卿會其期會其期欲合衆議而免之也蓋遲之久而後成訊之當而後決大獄則何嫌于詳慎也議者曰治刑之弊每起于無畫一之法而開比例之端今自律令之外間有特行之令典著爲定例與律相叅故官吏得以因緣假借飾詐相蒙

而亦非也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必原其情必權其義故曰非從唯從言不可執也古之王者獄既成矣猶訊之羣臣猶訊之萬民而况國家已行之事例乎天下之患莫大乎治獄者有徇私之弊而使國法不得申聽情者無哀矜之心而使下情不得達于是失出失入株連蔓引而先王折民惟刑之意蕩然無復存矣誠使在上者以寬恤爲心以公平爲法先之以教化申之以糾禁行之以明允夫然後簡治獄之官付之聽斷務使得情而行法奉法而察情律重則通之以例而不使重之或至于苛例輕則合之以律而不使輕之或至于縱罪大則以律通例而不使大之或至于失出罪小則以例行律而不使小之或至于失入輕重有權小大比罪而後刑可用也不然律固不可執而例又安可徇哉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也故王者貴有天地好生之意而不必有恩倖非嘗之施則肆赦之不可以不慎矣議者曰易之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而虞書亦有眚災肆赦之文所以開天下悔過之端而予之以自新之路者莫大乎此則治天下安可以無赦乎不知當解之時大難雖平餘孽未靖誅之則不可勝誅故必以赦過宥罪者安天下反側之心若夫亂畧已過而復屢赦以市恩則非所以為懲矣所謂肆赦者察其過誤矜其不幸故從而寬之也豈其罪狀已形怙終不悛而概從欽恤之典乎是故赦也者可偶一行之於戡亂之餘而不可屢施之于太平之日可偶一行之於無知犯

○兵刑策六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也故王者貴有天地好生之意而不必有恩倖非嘗之施則肆赦之不可以不慎矣議者曰易之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而虞書亦有眚災肆赦之文所以開天下悔過之端而予之以自新之路者莫大乎此則治天下安可以無赦乎不知當解之時大難雖平餘孽未靖誅之則不可勝誅故必以赦過宥罪者安天下反側之心若夫亂畧已過而復屢赦以市恩則非所以為懲矣所謂肆赦者察其過誤矜其不幸故從而寬之也豈其罪狀已形怙終不悛而概從欽恤之典乎是故赦也者可偶一行之於戡亂之餘而不可屢施之于太平之日可偶一行之於無知犯

法之赤子而不可屢施之于作奸待赦之頑民此善爲治者所以不輕語赦也蓋帝王御世法不可以太嚴也而恩亦不可以太濫法太嚴則天下側足畏罪動觸網羅而無有乎寬裕之思且官吏得自因緣法禁羅織平民則刑不勝其繁矣恩太濫則天下顛倒縱橫希幸非分而無有乎繩束之志且官吏得以假借仁恩出入重罪則刑不勝其擾矣此之不可不慎也竊見漢唐以來赦令一頒有司奉行不善遂至赦所不當赦矣甚者假借以爲奸冒貨以鬻獄本盜案也脅從者方緝而渠魁已生還矣本殺人也株累者未完而倡惡者已寬釋矣已入于刑者知其必赦而益肆其奸究之志矣未麗于法者與其將赦而不復有悔悟之萌矣彼良善之

民見夫爲惡者之無罪而凜匕畏法者或未必不羅于深文之手也則又何所慕而爲善何所憚而不爲惡哉夫欲救其弊也則莫若慎之慎之匕道惟何曰刑可議而不可赦也古者有八辟之法議賢議能可也議親議故可也議功議貴議勤議賓可也附于私者實出于公而天下胡勿服焉刑可刺而不可赦也古者有三刺之法訊之羣臣可也訊之羣吏可也訊之萬民可也同乎人者不異乎法而天下胡勿服焉刑可宥而不可赦也古者有三宥之法宥其遺忘可也宥其過失可也宥其老弱蠢愚可也慎于入者亦未嘗失于出而天下胡勿服焉若夫無過而議赦適所以便天下之爲奇邪者也而又何以服其心耶此持法者所當斟酌而行之

矣

宋

律

其

夫

可

出

其

意

而

拙齋集

東海朱奇齡與三著

湯叙納時

同學

查嗣琛德尹

選



男



全校

雜文 行畧 墓誌 祭文

圖書解

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觀其象可以通天下之數極其數可以盡天下之變而要之象也數也一皆出于其理之自然而非可以人之私智穿鑿附會于其間也古之聖人窮理而知數因數以明理于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著之以為教易曰河出

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而先儒遂以爲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禹因九疇以叙洪範或亦聖人神道設教之微旨歟愚請得而詳其說夫圖書之所以著象者奇偶而已矣奇偶之所以成形者陰陽而已矣一陰一陽之謂道理如是數亦如是圖無以異于書書亦無以異于圖也可以之而畫卦亦可以之而叙疇也自世之說圖書者多出于緯文妄誕而其說因以不明于天下夫以河圖之生成同方洛書之奇偶異位若不相似也然而同方者有內外之分則圖亦爲書異位者有比肩之義則書亦爲圖無異也以河圖主全而備數之十洛書主變而用數之九若不相似也然而圖之數五得五而爲十而未嘗實有十之位二得七而居上而已備夫九之

義則圖亦爲書書之數一對九而含十二對八而含十三對七而含十四對六而含十而無不統于十之全則書亦爲圖無異也以河圖左旋一周而相生也洛書右旋一周而相克也若不相似也然而圖之位北方一六水克南方二七火西方四九金克東方三八木而相克者已寓于相生之中書之位則東南方四九金生西北方一六水東北方三八木生西南方二七火而相生者已寓于相克之中無異也夫圖書之所以無異者無異于陰陽而已無異于陰陽之數而已無異于陰陽之理而已其必以五居中者何也蓋陽之象圓七者徑一而圍三七者參陽之奇也陰之象方七者徑一而圍四七者兩陰之偶也參兩之合則爲五矣此參伍之所



以盡變而生七之所以不窮也若夫聖人之畫卦叙疇以爲有合于圖書者又何也蓋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故河圖之虛五與十則爲太極奇數二十偶數二十則爲兩儀以一二三四合六七八九則爲四象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艮巽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則一爲五行二爲五事三爲八政四爲五紀五爲皇極六爲三德七爲稽疑八爲庶徵九爲福極位與數尤較然也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爲四十五以效河圖之所爲乎然則易與範之所以合于圖書者因其象數之自然如是而已矣彼漢儒所稱河以通乾流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與夫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之說皆荒誕而不經不可爲據何言之蓋天下之理有陽則有陰有奇則有偶而陰陽之數始于一而終于十極于六而成于九皆自然之法象非人之所能爲也是故或對或合或方或圓而奇偶之相錯無窮有順有逆有體有用而陰陽之迭運無已聖人特因象而示之教爾神于理未嘗泥于數也故洛書非不可以畫卦伏羲偶因圖以畫卦而不必求合乎書也河圖非不可以叙疇大禹偶因書以叙疇而不必求合乎圖也且易之畫伏羲創之疇之數大禹叙之設象以通夫理也而象與爻文王周公演之象與辭孔子發之範之目箕子陳之明理以該夫數也然則圖書之則亦猶夫見轉蓬而造車觀鳥跡而製字而已苟惟區七象數之求牽合附會庸有當乎

揚子集卷五

揚子集卷五

揚子集卷五

揚子集卷五

揚子集卷五

揚子集卷五

揚子集卷五

揚子集卷五

揚子集卷五

揚子集卷五

揚子集卷五

揚子集卷五

揚子集卷五

揚子集卷五

揚子集卷五

揚子集卷五

揚子集卷五

揚子集卷五

揚子集卷五

揚子集卷五

潮汐解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者氣也盈天地之間氣而已矣升降

飛揚未嘗止息而其所以然者即謂之道是故日之有明晦也月

之有盈虧也寒暑之有往來也皆陰陽之浮沉而天地之闔闢也

水之于潮汐也亦然朝而至者為朝夕而至者為汐其進退有常

其盛衰有節在于春夏秋冬則為一歲之候在于晦朔弦望則為

一月之候倏然而來倏然而往曾無毫髮之爽蓋有氣焉以運之

矣乃世之論潮汐者言人人殊或曰天河激涌或曰地機翕張則

其說誕而不足據也或曰海鱗出入之度或曰神龍變化之迹則

其說俚而不足據也或曰兩水相合相盪而成則其說出于臆度

故出之虛  
特夫。

而不足據也而說之近理者有從日之說焉有從月之說焉主日者以爲日激水而潮生盧肇之賦是也夫日者重陽之母陰生于陽故潮附之于日理或然也主月者以爲月周天而潮應封演之論是也夫月者太陰之精水亦陰類故潮附之于月理或然也自是而後則有宋儒折衷之以爲從月不從日若余安道之言日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月臨郊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其論詳矣邵子則又從而爲之說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朱子則又從而爲之說曰天地之間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午卯酉爲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爲節大抵不離乎余襄公之說者近是雖然天地之大變化

月有陰也  
水也皆在於  
其之故外  
用何者說  
於此可見  
子

無窮固不可得而泥也流行于天地之內者無一物之不同原亦無一物之或相肖故能成其大而又安在潮汐之必應乎月哉且夫月盈于望潮汐固大矣而何以反大于旁死魄月虧于朔潮汐固小矣而何以不小子哉生明如其從月則豈有盈虧大小之異乎且夫膠萊之潮南北不同候丘處機之說可據也瓊州之潮東西有異勢寰宇記所載可稽也如其從月則豈有南北東西之異乎此從月之說又未可盡信也嘗試論之大抵元氣嘘吸地隨氣而浮沉地氣升降潮隨地而漲激者陰陽之所爲而已矣故潮汐之進也大也陰陽之氣之升也道之所以闢也潮汐之退也小也陰陽之氣之降也道之所以闔也而其所以進而復退也而復進

大之而小匕之而大則陰陽之無始而屈伸變化之無窮也舍是而別求潮汐之說則吾不能爲之解矣

○正朔辨

昔者聖人治天下有不可變者立綱陳紀是也有不必不變者改正易朔是也是故夏正之寅一變而爲商之建丑商正之丑一變而爲周之建子而當時不以爲疑後世不以爲異帝王之治未嘗有所升降于其間若是者何也蓋變其名不變其實也何謂名天地人之殊其義子丑寅之更其建春夏秋冬之異其稱通其變使民不倦大抵如斯名矣何謂實日躔之不違其度月行之不離其次雨暘寒燠之不失其常循其故使民不貳大抵如斯實矣夫惟不變其實故其名可得而變也而又何疑于三統之異哉世之說者徒泥于夫子行夏時之言以爲三代正朔皆以寅月起數于是

牽合附會以周合夏以夏從商如蔡氏胡氏之說經是也不知夫子行夏時之言立萬世之大經也而三代之正朔不同新一時之觀聽也又豈必強而合之然後見其同乎何則夫商正建丑則以十二月爲歲首矣故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月未嘗改也若夫周正則不然周正建子而以十一月爲正月則月與時皆改矣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從周也使周不改月與時則改元之始當書曰冬十有一月如伊訓之文矣倘曰以夏時冠周月則是匹夫而竊議禮之柄也而謂聖人爲之乎且夫春秋之書螟書螽書大旱大雩者恒于秋八九月蓋夏之六七月也正禾稼未熟之時故遇災則書使周不改月與時則秋八九月我稼旣同矣又何螟螽

乾旱之爲災乎書無冰者三皆于春正月蓋夏之十一月也宐冰而無冰故遇異則書使周不改月與時則春正月旣解凍矣又何無冰之爲異乎孟獻子之言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言周曆也此蔡氏胡氏之說不足據也說者曰改月可矣時而可改則冬可以爲春乎不知自一陽之復以極于六陽之乾皆可謂之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于六陰之坤皆可謂之秋冬陽明子之論通論也而又何不可改之有說者又曰不改月者亦非蔡氏之私言也在國風則有七月流火在小雅則有四月維夏十月之交皆以夏正言則周之改月彰也明矣不知七月之詩陳幽風也邠公當夏之末其民俗歌咏安得以周正雜之

四月之詩以建卯爲夏猶夫以建子爲春也十月之交唐志以爲在幽王之六年若求建亥之月辛卯日食則盡幽厲之年無一合于曆者又安在其非建酉歟說者又曰不改時者亦非胡氏之私言也在周禮則曰正月之吉始和布令又曰正歲帥治官之屬觀治象之法正歲者周朔也正月者夏時也則周之不改時彰七明矣不知周禮者周公未成之書其用夏正猶夫孔子之行夏時也蓋志焉而未逮也而豈嘗已見諸施行歟明乎此則知帝王之正朔不必其不變矣而要之冬之無愆陽也夏之無伏陰也氣朔盈虛之無誤時序節候之不違則未嘗異也故曰變其名不變其實也

星土辨

周禮保章氏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各有分星以觀妖祥此分野之說所由始也議者以爲封國之時歲星所值爲之分星於是配之以九州繫之以列郡主之以五星二十八宿紛七異論學者疑之嘗考之載籍矣伶州鳩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則周屬鶉火可知董固曰實沉之次晉人是居則晉屬實沉可知歲淫于元枵而禪竈知楚子之將死星見大辰而梓慎知宋之將火分野之說似爲可信然吳越南而星紀北齊東而元枵北衛東而娵訾北魯東而降婁西周宅中土而柳星乃位乎南秦在西北而井鬼乃在乎西南觜參在西魏在東北角亢東宿鄭在滎陽

昴畢西宿趙居河朔強而配之豈爲當乎夫以彈丸黑子之土特  
天中之一粟耳其形固不相侔又况地周十餘萬里而乃區匕于  
中土州國之間以上配列宿亦已誣矣或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  
屬而不在于方隅其占測以山河爲限而不在于州國如唐一行之  
說似矣然而未得其的也愚竊揆之古者帝王敬天于昊天上帝  
則有祀于日月則有祀于風雨則有祀于司中司命則有祀而猶  
以爲未備也分建列國使各以其方祀其主星如子產所云遷闕  
伯于商丘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在帝堯之時則如是矣其後  
代有分命而天軌潛移建都各異則分星亦隨而易焉至于封建  
廢而爲郡縣分星之祀萃于南郊則妖祥之占不得復限以地矣  
又可數千百年相沿而不變也哉且後世興亡勝敗何國蔑有豈  
能一一驗之于分野乎數千百年之間驗者一二其不驗與驗而  
不在其地者不可勝數也不可勝數者世莫之考而特傳其一二  
驗者以爲奇人皆從而信之至今不敢易其說亦獨何哉

皇極經世辨

先儒謂邵子得先天而立象數夫先天之學微矣至其本象數而著爲皇極經世一書則猶未免支離牽合不足以闡易道之至妙也予嘗取其書讀之大畧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寒暑晝夜風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皇帝王伯易詩書春秋意言象數盡聖賢之事業而統之以元會運世觀天地之始終其數則皆以四斷之蓋取兩儀四象之義以爲天以一而變四地以二而變四四者有體也而其一者無體也夫言一言二言四皆象數也無體則不可列于象數中矣卽以象數論天有四時而必有中央土以爲之中地有四



方而必有地中以爲之中人有四肢而必有元首以爲之中洪範曰五行曰五事天下之數大抵皆起于五也何也所以合天地之數也今邵子之說曰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夫日月之爲陰陽固也若夫北辰不動爲天之樞正所謂無體之體豈得指爲少陰並列而爲四乎水火之爲剛柔固也然五行之用缺一不可且木生于地何所據而木可廢乎此論天地之體用者或有未盡當也又曰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雨風露雷交而地之變盡之矣夫日月之爲寒暑固也星明于夜焉得謂之晝辰爲天旋晝夜不息焉得謂之夜水火之爲雨風固也露者雨之餘焉得謂之土雷者陽之奮焉得謂之石豈非強而配之乎此論天地之變化者或有未盡當也又曰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夫性與情一也而何分乎寒暑形與體一也而何岐乎晝夜且物之生命于天矣性情形體又烏得而變諸走與飛一也而何殊乎風雨草與木一也而何異乎露雷且物之數號爲萬矣走飛草木又烏得而盡諸豈非強而別之乎此論萬物之感應者或有未盡當也其論世道

也。則曰皇帝王伯。而合之以四時。配之以意言象數。夫三皇五帝  
尚矣。王道者。聖人之治也。五伯假仁仗義。所謂似是而非。德之賊  
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奈何而與帝王並稱乎。其論聖  
教也。則曰易。詩。書。春秋。謂之四府。而參之以天人。易曰生如春。取  
生生之義。近之矣。書曰長如夏。則詩與春秋。何不可以言長。詩曰  
收如秋。則書與春秋。何不可以言收。春秋曰藏如冬。則書與詩。何  
不可以言藏。要之六經之中。四時皆備。分之無可分也。况夫禮樂  
者。聖人立教之大經。而獨遺之可乎。其上下古今也。則積時而爲  
日。積日而爲月。積月而爲歲。積歲而爲世。積世而爲運。積運而爲  
會。積會而爲元。以爲可以窮天地之始終。此固造曆紀年之法。握  
算者皆能之。而豈聖賢立教之本然哉。獨心爲太極一語。乃其見  
道之大源。而全書之綱領也。故曰邵子先天之學微矣。

傲說

或有譏余傲者。予聞之。蹙然曰。余方媿夫傲之未至也。而又何尤。夫傲。凶德也。禹曰。無若丹朱傲。曾子曰。之其所傲。情而僻焉。余非不知敗類。殄德之大。莫此爲甚。而乃矯爲異說。以飾其過也。蓋誠有取焉者。嗟夫。當世之士。卑鄙齷齪。不自樹立。惟勢之趨。唯利之驅。屈其身。以求悅于人。卑其道。降其氣。以干謁富貴之徒。而不自知其身之可貴重。凡此者。皆不傲之故也。夫達而能傲。則不爲威屈。不爲利誘。剛正而不阿。挺特而不懼。而伺候公卿之門。奔走承順。奄豎之側。苞苴請托。以希一日之榮。必有所不屑矣。窮而能傲。則其自視也高。其視物也小。凡夫聲色貨利。仕宦奔競。利害得失。

榮辱之至。一毫不以入于其心。而所志所行。以古人爲期。孟子所謂說大人。則藐之。傲之至也。予也。生而懦騖。其于人世之得喪。不能介然以自樹。見善則不能以必遷。聞過則不能以必改。雖竊慕古人之學。而不能不潛移于毀譽之口。如馬之行于稻田。足起足陷。而卒不能以自振拔。夫予也。則何敢以言傲哉。顧其不能爲其言以取容。不能爲令色以和衆。徑情直行。以獲戾于人者。氣憤之偏使之也。則予之罪也夫。余旣傷氣質之不能變化。而又以明夫傲之名之不易居也。遂舉而爲之說。

長子協庚字巽先說

古者二十而冠。賓字之。今冠禮替矣。年十五而字。不得已而父命之。從俗也。夫大學之教。始于十五。故孔子十五而志學。明道伊川兩先生亦以十四五從學于濂溪。將責之以成人之道。則十五而字之。空矣。字不可以無義。故從而爲之說。初協庚之生也。以庚子歲杪。伯父因命之曰庚。雖曰因乎時令。亦有道焉。夫庚者金也。金之性至剛。磨而不磷。火而不變。故易言剛中之義。則曰黃金曰金。矢曰金鉉。詩以比君子之德。則曰如金如錫。皆言剛也。剛者不屈乎物也。不撓乎欲也。予家世以柔道相傳。而予性尤劣弱。隨俗浮沉。不克自樹。所以救其失者。厥道惟剛。伯父命名之意。已在斯乎。

雖然剛柔之理不可偏勝未常或偏者人之性也其或失則太剛或失則太柔者質之偏也習之過也太剛則折太柔則廢是故君子之學求去其太甚者而已然則濟庚之道其惟與乎與之九五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解之者曰庚更也事之變也先庚後庚者所以丁寧揆度于事變之前後也予竊以爲不然與之九五得中正之道是以用其剛道足以濟與而柔不偏又先後之以慎圖其終始之意足以濟庚而剛又不偏此其義也予因此義而字之曰與先庶幾乎得濟庚之道歟與者悅也悅者和也和者順也君子處家接物以順爲先故可以致和而生悅事親而無和氣惋容非與也事長而有驕心傲色非與也接兄弟處朋友而不能相親不能相下非與也以至暴怒而不能忍非與也物犯而不能屈非與也然非欲其過于卑與而已君子之學內剛而外柔內健而外順內剛健故不屈于物不屈于物故無委靡頹惰之患外柔順故不忤于物不忤于物故無爭競怨惡之憂小子勉乎哉治已惟剛接物惟柔斯得之矣雖然此特言其理也若夫操功之要惟何曰克已而已克其昏懦而畏蕙者則高明矣克其驕矜而浮躁者則沉潛矣小子勉乎哉及時而學事半功倍無若予之優忽翫時自貽後悔也

協庚後改名嶽徵

。拙齋主人說

余所居南軒有竹數竿。花草雜蒔。予嘗讀易其中。客有過予者曰。此齋何以不名。予曰。予每欲名之。思其義而未得也。今請名之以拙齋。因自號曰拙齋主人。客曰。甚哉子之迂也。天下之人。皆爭趨于巧。吾見夫世之享榮名。取厚利者。莫不以巧爲先。而子獨貴拙。何也。曰。子不聞夫圃畦丈人之言乎。機心存于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夫所謂機心者。巧而已矣。機變之巧。喪其本心。不能拙也。故孔子曰。木訥。曰質直。皆言拙也。孟子曰。所惡于智者。爲其鑿也。拙則不鑿。而行所無事矣。不爲邪媚。不爲險詐。不爲違心之言。不爲鈎深之詐。雖于事之

成敗得喪。或受其虧。而吾所自得者多矣。且夫人之巧。未必能與造物爭衡也。造物有定數。人不得而知之。造物有定命。人不得而強之。嘗觀多智之人。量利害。度可否。自以爲百不一失。然而得者半。失者亦半。愚夫愚婦。頑然頽然。率而行之。而失者半。得者亦半。何者。有制之者也。然則巧者未必皆全。拙者未必皆喪。亦斷可識矣。吾行吾拙。任遇之來。不亦心逸而日休乎。老子有言。俗人昭也。我獨若昏。俗人察也。我獨悶也。我其愚人之心也哉。拙之至也。吾方懼夫拙之未至。而猶有機心存乎其間。以亂吾真。而累吾道。而又奚慕夫巧哉。昔人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吾其永矢此齋而勿諼矣。齋而係之以主人者。猶佛家所云住持也。常住常持。吾道亦然。

種竹說

竹之爲物也。中虛而直。外節而通。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殆有君子之德乎。其始也。猗<sub>匕</sub>而美秀。叢篁茁然。日舒而月長。猶夫君子之精進而不已也。其繼也。菁<sub>匕</sub>而堅剛。琅玕直上。不可屈撓。猶夫君子之德成而卓立也。其終也。如櫛如壙。枝蕃而葉茂。鬱<sub>匕</sub>葱<sub>匕</sub>。猶夫君子之光輝發越。積于中而肆于外也。詩人咏之。良不誣耳。且其繁盛也。宐于春。其蔭庇也。宐于夏。其蕭瑟也。宐于秋。其傲日凌霜也。又宐于冬。此其時中之德。不較著歟。古之君子。比德于玉。無故則玉不去身。予故于南軒種竹數竿。以庶幾佩玉之意云爾。



濂溪先生嘗有愛蓮說以爲牡丹富貴之極也菊隱逸之花也蓮花中之君子也予因取而種之并爲之廣其說焉夫牡丹之富貴近于濁菊之隱逸過于清蓮之爲花也其行已在清濁之間乎何則紫莖翠蓋不覺其華映彩流葩不形其麗出于淤泥之中而不改其素生乎炎熱之際而不易其常匪夷匪惠不潛不見者固君子之道然也且牡丹富貴也而無實菊隱逸也而亦無實則雖有繁盛之觀清芬之色而其中未嘗有也其中未嘗有則與草木之朝榮而暮落者何以異哉蓮有實故美在其中而發榮于外富貴隱逸惟其所遭而不足以爲蓮之輕重也已然而此意牡丹不知

種蓮說

也。菊亦不知也。吾知必有見蓮而竊笑者矣。

相說

古之善風鑒者。未嘗以形相。有相之以性情者。若所謂樂至而哀。殃咎必至之類是也。有相之以威儀者。若所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是也。有相之以器識者。若林宗之賞孟敏。孔明之識殷禮是也。故夫相者。昔人所以臧否人物。甄別賢才。而非區區以形貌之間。可以定人之生平。而決其休咎也。若以形論。則郤克之足跛。周昌之口喫。蔡澤之曷鼻。顏頰。周爨之欽頤。曲頰。何以盡富貴乎。昔徐無鬼見魏文侯曰。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邱若佚。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此所謂相之以神也。夫相馬猶

推齊集 卷五  
必以神。而况相人之術乎哉。嗚呼。後世知相神者。蓋亦寡矣。孔叢子曰。聖不在貌。苟况曰。形不勝心。知相者。可以不言相矣。

命說

命也者。君子之所以立身行已。安時處順。以輔趨避之所不逮者也。蓋吉則趨之。凶則避之。此幾先之哲。先事而爲之迎。則禍福之來。各以類應固矣。若夫趨避之所不及。而有制之在外者。聽之于冥亡之中。而憑之于不可知之數。則謂之命。舉凡富貴貧賤。欣戚患難壽夭。其來也莫禦。其去也莫止。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斷。聖賢豪傑不能爲。是故知命者安之。知其命而安之者道也。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或問之。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知命者也。申屠嘉謂子產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遊于

羿之彀中。匕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孔子遊于  
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子  
曰。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知命者也。故進  
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道之將行與將廢。曰有命。孟子曰。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能爲也。皆其言命之至精者  
矣。是故古之知命者。不就和。不違害。不預謀。未嘗榮通。未嘗醜窮。  
未嘗悅生。未嘗惡死。素位而行。居易以俟。何者。安之至也。至若李  
虛中之以五行推算。揚伯醜之祿命成書。不過術家之所爲驗者。  
十之一二。君子不謂命也。

奕說

奕之爲數。小數也。然有道寓于其間焉。虛其中。所以象太極也。分  
而爲黑白。所以象陰陽。定局于四子。所以象老少也。白子百有八  
十。所以象春夏。黑子百有八十。所以象秋冬。合白黑而爲三百六  
十。所以象期之日。因而縱之橫之。錯之綜之。所以象萬物之數也。  
物相聚則兩爭。匕莫大于爭地。爭地者。亂世之象也。始而各據其  
方隅。求以自活。所以守也。旣而攻之圍之。相角以求勝。所以戰也。  
善奕者。通盤計較。量彼量己。謀定而後下。不能者。反是。所謂多笑  
勝。少笑不勝也。或彼之守固矣。而有瑕可乘。我從而攻之。擊其虛  
也。或彼之攻銳矣。而有地可爭。我因而舍之。避其實也。或以我劫

彼使不得不應。所謂攻其所必救以形之也。或以彼劫我使無懈可擊。所謂守其所不攻以備之也。或有入于彼之局中。因一二廢子而破之。或有投于我之局外。因一二廢子而救之者。所謂置之亡地而後存。置之死地而後生也。或有兩和者。若楚漢之鴻溝爲界也。或有兩活者。若羊陸之兩軍交通也。凡若此者。變化不一。皆有兵象焉。觀奕者可以知古人遊戲之具。非徒博趣而已也。故曰。雖小道。必有可觀。其此之謂乎。

### 釣說

予嘗適于野。坐橋畔。有童子持竿而釣。設餌以投。魚吞之。覺而弗舉。又設餌焉。魚吞之。又弗舉。三設餌而魚終弗舉。予問之。童子曰。吾驟舉之。則彼颺而去。卽倖獲之。不過一魚耳。姑舍之。使彼忘其爲釣也。而魚之爭食者多。乃可以惟吾所取。予聞之。不禁喟然歎。興曰。嗟乎。夫魚遊于大壑之間。鼓鬣揚鱗。焉往而不得。而顧戀乎區區口腹之微欲。遂受制其命于童子之手哉。人之于世也亦然。名色貨利。凡可以酣豢我者。皆餌也。見其美。忘其害。則雖有網羅陷阱。烏菟霜巴。喪其生而莫之顧矣。故曰。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術。相忘于江湖者。不餌于釣也。相忘于道術者。不罹于患。

者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者, 也, 夫, 執, 客, 形, 骸, 以, 為, 可, 以, 留, 形, 住, 世, 者, 已, 失, 之, 荒, 誕, 况, 其, 下, 此, 者]*

長生公案題辭

代

昔漢魏伯陽氏儒而仙者也作參同契以準易萬世丹經莫越乎此以乾坤為鼎器以坎離為藥物以屯蒙六十卦為火候大抵皆寓言也故曰近在我心不離己身此可以悟其立言之旨矣或者不察真以為神仙之道可以長生久視于是流為房中變為爐火則是談長生者乃戕生之囿也嗚呼亦已誣矣愚嘗讀易而得長生之義焉日月得天而久照四時變化而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至誠無息故天有時而傾地有時而陷山川有時而崩竭而至人之心一念萬年太虛同體則與太虛同壽是長生與久視之道也彼夫執客形骸以為可以留形住世者已失之荒誕况其下此者

乎雖然世亦有以禁方治疾洞見臟腑如長桑君之于秦越人者夫能調九候治五藥三芝救人于俄頃之間脫然可以起死而回生其爲竊天地盜萬物之功亦大矣是亦神仙之術也龍山祝樵水好奇術自言得禁方于仙者服之輒效故行年八十而視聽不衰精神益以強固倘亦如秦越人之遇長桑君歟今將以其方傳世因叙其所以題目長生公案夫長生非可以藥求也然得其意而通之則陰陽可以相調水火可以相濟標本可以相治虛實可以相資求藥物于心息之間調火候于出入之際則神住氣住精住而長生久視之道不越乎此矣若夫丹藥之妙可以治膏肓之疾而助氣益神四方固已傳之久矣又何待于余言哉

募建天台名刹下院引代

余嘗聞之天台天下之名勝也其地有赤城桐栢寒石諸山華頂玉霄天姥諸峯桃花括蒼諸洞皆與天台相望奇峯絕壁人世罕有而惟天台爲尤勝道書稱其上應台星高一萬八千丈周八百里曇華亭右麓視石梁若在天半上有瓊樓玉闕醴泉瑤草神奇莫可名狀真仙佛之所居也昔文殊普賢豐干寒山拾得諸大乘皆托跡于其間而名刹則國清桐栢最著余雖未能至心嚮慕之粵自智者大師開闢道場歷隋唐以來歲久傾頽甚矣康熙三十二年間有中洲大師者卓錫於此塌蹶而更新之巍然煥然殿宇重建襄其事者其首座岍雲也岍雲爲名門子自幼乳素度爲僧

少有大志與余居同鄉生同年余弱冠時訂爲方外交往來甚密自岍雲叅學四方余又宦遊京師不相見者二十年去年余省覲南還岍雲來謁因叙其生平謂余曰間闕以來北遊徽歙南走台巖所至皆有建立普法施之會開象教之堂大衆雲集法緣嘗滿然最不忘者天台黃山之勝余將式廓前模廣營下院建大悲壇莊嚴法象以光大普門舊業遂出天台邑侯某公募文示予曰岍雲之志壯哉山川之奇莫奇于天台道場之盛莫盛于天台今岍雲能重修古刹擴而大之將文殊普賢豐干寒山拾得智者大師及普門之傳燈復繼于今而中洲與岍雲之名並垂不朽矣今旣有邑侯爲之主持而諸大檀那十方善信必有感慕而協助者其相與以有成可知也是爲引



先府君暨先孺人行畧

嗚呼痛哉

先大人之棄不孝孤也蓋十有九年始得合塋于觀

山之麓嗚呼痛哉生不得所養喪不能盡其哀塋不能盡其禮有

子如此不如無有不孝孤天下之罪人也其子先府君孺人

行事幼未能覩記姑述其顛沛流離之概以志悲慕云先大父

完初公生四子長伯父名某次伯父名某季父名某叔即

先府君也諱字獻之一字方水世居海昌府君身長七尺貌

癯而清倜儻非常意豁如也好讀書善屬文下筆滔匕若江漢之

流無所凝滯縱橫挺拔才博而思精于學無所不窺自六經諸史

古文百家皆反覆誦習雖初寒暑雨旦暮未常釋卷早有聲于黌

序平居嚴重寡言笑孝友溫恭與人樂易喜愠不見于色其于家  
人生產則未常屑也如也性至孝事大父母謹既成人而孺慕  
依也如童子時笑未嘗見齒行踣也然不敢高視闊步兩居大  
父母喪皆哀毀骨立孝之徵也與兄弟至友初終無間言嘗曰兄  
弟之所以失和者良由婦人之間僮僕之讒也苟不爲彼所惑則  
隙無自生矣門內兄弟相師友迭爲唱和至于會計錢帛出入總  
家務往也落拓不任事而季父有綜理才每代爲區畫無不悉  
當與人不妄交游廉隅自勵至親故往來一以誠懇未嘗設城府  
人以此樂親焉每讌集衆方歡呼叫號揚眉側弁議論蜂起而  
府君恬然言必中節其風度概可見矣娶于查爲先孺人外

王父公度公長子也孺人通詩書夙嫻婦德動容造次必于禮  
法事舅姑孝相夫子有道訓子女雖孩提必教以禮讓不孝孤幼  
不慧每食則教之曰母放飯每飲則教之曰母流醖每客至則教  
之曰母叱狗母投與狗骨動必引禮使知所向又嘗兼綜內外家  
政躬親勞苦以順承府君意是以府君得蒞意于詩書也嘗  
夜讀書天且曙矣秉燭煌也然坐而假寐迴風燃冠童子驚起救  
之火得滅而府君畧不動色易冠還坐嗚呼吟誦不輟歲已卯  
秋試考官李公某得大人卷奇之嘆曰天下才也首薦于主司  
主司者以字句小疵爲嫌李公爭之不能得誤置副車既榜發  
府君往謁公公曰以子之才之學何患不登第但吾寡緣交臂而

失爲可恨爾兩人相對太息是科副選以特恩貢太學北上廷試  
府君游京師歷郊社之壇觀宮闕之制考宗廟之儀間從名卿大  
夫咨當世之務數聞其與天子高議于廷者則喟然嘆曰主上憂  
勞而致效未加在位者之責亦士子之羞也當是時士之登甲科  
舉進士者往往出于詞章勦襲腐爛之餘而經邦化俗之才親民  
釐務之畧百不得一焉當宁益厭苦之于是思變計廣開進賢之  
路令天下之士不必皆以科目進而大司成括蒼李公建議立分  
曹教士之法因其才而官之其材者行不次之典擢爲臺諫部曹  
次則授之有司報可于是貢太學者爭自濯磨矣或謂府君曰  
此捷徑也營之易爲力府君獨奮然曰大丈夫得志于時圭璋

特達吾所固有補侍從之官出入禁闈得以從容于廟堂之議珥  
筆而代言上也卽不然繇進士舉郎官豈遂終不可得乃因緣假  
借以他途干進吾不爲也時當事者聊以此塞當宁意無教育實  
政府君薄之會仲父舉于南宮承乏旌川南還于是遂乞假  
偕仲父歸已而闖賊犯逆社稷丘墟盜賊羣起蔓延至于鼎革  
四五年間所在縱橫白晝劫殺而吾鄉爲最晝則鳴金擊鼓夜則  
列幟燃芻一夕常四五驚宵行露宿不得休息方是時先大父  
旣卽世而季父又見背矣人府君時號痛不絕聲飲食輒不下  
咽重以鋒刃交驚兵火洊至風雨霜露之所感饑寒勞苦之所侵  
流離困頓不可名狀坐是大人得疑疾先是孺人聞李賊陷

逆涕泣曰吾屬不得生矣因嘔血數升勺水不入口者三日諸母委曲寬譬之不能解而不孝孤幼嘗病驚悸夜輒號呼曰難至矣寤輒不省如是者數次孺人泣曰此非吉兆歲丙戌府君竟卒于難嗚呼痛哉何辜于天使我遭禍如此其毒也維時不孝孤甫十齡從孺人歸外家訃至孺人驚泣仆地不孝孤抱持號慟連呼曰阿母阿母何以活我孺人既絕復蘇痛哭言曰吾不能復生撫若輩矣若仲父孝友慈仁必能撫若使成立因相與携持徒跣奔喪道路觀者莫不流涕既歸殮孺人以頭觸棺血淋漓被面誓以必死而諸母強持之乃剪髮絕粒既數日兒女輩號泣勸之始復噉粥而疾日益甚嘗避亂至峽山時行劫者皆以

白爲號余家方初喪望見者皆指爲賊號召市井一呼萬人皆載戈矛植旗幟負弓矢鳴金舉炮聲言必盡覆之于河衆皆恐懼啼泣孺人曰已死固吾分也何懼焉旣而有識仲父者驚曰朱佛子也麾衆使退危得解秋八月孺人疾轉劇遂冒亂歸竟不復起嗚呼痛哉寢疾凡三閱月而孺人逝矣嗚呼百日之間而父母相繼捐背遭禍慘烈破腦剗心極人生之痛未有如此其極者也罔極之恩何階可答一俯一仰慚愧天地聊述斯言比于杯捲之澤云爾府君享年三十有九生于巳酉卒于丙戌五月

孺人享年三十有五生于癸丑卒于丙戌八月子二人長奇齡娶湯氏雲容公女翰思娶許公欲爾女爲兼仲父後女二人長適吳

中丞石匏公次子謙牧庠生次適祝孝廉開美公長子翼乾其嫁娶教誨所以成就諸孤者皆其仲父任之卒如孺人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自公... 萬...']*

先伯父壘菴先生行畧

嗚呼痛哉

先伯父以庚戌三月棄奇齡等而逝齡哀痛無以自

解想像形容不可得見矣欲畧述先伯父行事以志哀慕之私

搵筆輒泣然淚下不能成一字閱五月乃始粗述其畧以庶几彷彿

先伯父之理學文章而佩之不忘云先伯父諱朝瑛字美

之號康流又別號壘菴老人世居海昌之花園里自高大父侍

御公以理學起家再傳為曾大父紹臯公再傳為先大父完

初公先大父早失怙家運中落大父能振舉之凡讀書治生

與夫孝友嫻睦承先裕後之道皆卓然可法故鄉邑稱人望者必

以先大父為宗大父生四子伯父行仲生而挺秀眉目朗

然異常兒弱不好弄就外傳讀書過目輒成誦暇則以筆墨爲娛未嘗逐羣兒戲稍長善屬文應童子試輒冠軍嗣後每試必高等早饒本色聲名藉甚率先門內自相師友一時才名雀起行誼文章之盛甲于郡邑平居端謹少過不言而躬行事親孝與兄弟至友凡親朋故舊待之皆曲盡下至廝養役未嘗妄以聲色加之坦然藹然一歸于長者故雖暴橫狡獪之徒見者皆屈然愧服庚午舉于鄉出石齋黃先生之門先生故名儒望重當世一時同榜諸君子登其門者皆落匕難合見伯父則喜相得甚歡輒恨相見之晚伯父因得以質其所疑而學益進辛未試禮闈下第南還益發憤讀書慨然以聖賢之道爲己任自五經諸史以及濂洛關

閩之書無所不窺且旁搜天文曆律象數禮樂兵農百家諸子莫不有以得其指歸而闡發之壬申丁先大母查孺人憂哀毀骨立勺水不入口者數日三年之內笑未嘗見齒蔬食菜羹未嘗變味鄉里多稱道之庚辰成進士授旌川令旌故僻邑其地多阻險民武健狡猾多好訟難治或請以嚴治之伯父曰吾短于才弗能也撫字之而已于是老者安之幼者懷之貧者寬之弱者扶之強而詐者開喻之使之自化勸農桑興學校寬其徭賦薄其刑罰與民相休息值歲饑捐俸賑濟全活數百萬人政行數月民大服一日視事風雨驟作雷霆奮擊座後門屏皆碎胥徒驚散而伯父安坐晏然神色自若遠近聞之皆以爲神明焉期年上官交章

稱最已議調繁貴池適先大父疾作不數日卒于署中伯父  
哀痛幾殞久而得蘇當是時旌之民間公之遭喪且謝事也哭聲  
震野如喪考妣而伯父遂扶柩南還矣服闋改授三水令時有  
留伯父部曹者具題命且下部議矣而當事者持之欲令伯  
父出門下乃議覆或謂伯父曰盍屈諸伯父曰吾自爲諸生  
時淡以妄結師生爲耻故自受業及鄉會試受知而外不妄干也  
或者嗟嘆良久曰公可謂和而介矣遂不屈當事者後悔之尋已  
題覆卒以國變不復視事已而喪亂相仍四方羣盜蜂起吾家備  
極慘禍季父旣早世而先府君暨先孺人亦相繼捐背是  
時奇齡甫十歲弟翰尙襁褓中熒七孤苦伯父泣然流涕曰是

予之責也夫于是身任撫孤之事大而門戶讀書之事細而米鹽  
醢醬皆躬親之雖勞且怨勿恤也八年之間凡叔季兩房嫁娶者  
再經營皆備至奇齡旣成立乃檢篋中文簿猥如也一錢尺布皆  
有登記悉以授奇齡曰爾善守之無忘吾數年心力以故叔氏之  
家得以不廢初伯父故多男皆早殤暮年置側室不育伯父  
慨然嘆曰天也吾年老矣且多病安事強求兄弟之子卽吾子也  
歲辛丑告諸廟諭諸宗人乃以弟翰承祀居家清謹儉約于一切  
嗜好澹如也旦暮坐一斗室疏注五經及周禮儀禮寒暑未嘗輟  
自解綬歸隱凡二十餘年閉門掃軌未嘗干謁當事卽有慕伯  
父願見者亦不過望門投刺通姓名而已所著書盈帙大抵皆明

經術黜非聖之言一歸于至正其于本義蔡傳胡傳等書稍有同異皆發先儒所未發常曰吾生平所樂惟此而已他無所好也故于榮辱毀譽得喪順逆諸境皆以平裏處之未嘗動聲色間有以非意相干者悉置不校至于鄉邑有公事或弔死問疾解紛排難之故雖勞苦未嘗不躬親也然素善病食最少體常羸然幸伯父善自調護薄滋味謹嗜慾得以粗安數年以來神氣倍爽齡私竊喜謂可以長年也不意歲之二月冒寒疾數日之間頓憊顧伯父猶強起搽卷批閱不已子姪輩皆以爲言伯父曰吾所感者風寒爾且暮且愈何以尸居爲庸醫就視者皆以爲無恙閱兩月忽嘔血數口于是疾轉劇矣而伯父神色自若語未嘗及後

事嘻怡談笑如平常曰死生消息自然之理也夫何悲嗚呼痛哉三月五日竟棄齡等逝矣夫自束髮至于今垂六十年孝友聞于鄉里清廉著于官常光明磊落炳如也昭也在人耳目齡不文何足以稱道一二聊述其畧以俟大君子之表章之也所著有金陵遊草壘菴雜述二卷行世詩書易春秋三禮畧記計若干卷俱未刻生于萬曆乙巳九月卒于庚戌三月享年六十有六嗣子一人翰思娶淮安太守同生許公孫處士欲爾公長女女三人長適文學查公鄴侯子蕙邑廩生次適文學沈公子研嘉邑庠生次適明經周公仲羽子煒石邑庠生孫男二人長協亮次協紀俱未聘孫女二人皆幼未字將以某月某日附葬于葑涇之原謹披淚錄



其概于右皆以未字標其姓氏州縣于推其之風其好武  
 也雖其公外孫于徽亦自承其統二人其淵矣其淵其淵  
 學查公惟對于其淵其淵也文淵其淵也 于其淵其淵也  
 其淵其淵其淵其淵也文淵其淵其淵也三人其淵其淵  
 其淵其淵其淵其淵也其淵其淵其淵其淵也其淵其淵  
 其淵其淵其淵其淵也其淵其淵其淵其淵也其淵其淵  
 其淵其淵其淵其淵也其淵其淵其淵其淵也其淵其淵  
 其淵其淵其淵其淵也其淵其淵其淵其淵也其淵其淵  
 其淵其淵其淵其淵也其淵其淵其淵其淵也其淵其淵  
 其淵其淵其淵其淵也其淵其淵其淵其淵也其淵其淵  
 其淵其淵其淵其淵也其淵其淵其淵其淵也其淵其淵  
 其淵其淵其淵其淵也其淵其淵其淵其淵也其淵其淵  
 其淵其淵其淵其淵也其淵其淵其淵其淵也其淵其淵  
 其淵其淵其淵其淵也其淵其淵其淵其淵也其淵其淵  
 其淵其淵其淵其淵也其淵其淵其淵其淵也其淵其淵  
 其淵其淵其淵其淵也其淵其淵其淵其淵也其淵其淵  
 其淵其淵其淵其淵也其淵其淵其淵其淵也其淵其淵  
 其淵其淵其淵其淵也其淵其淵其淵其淵也其淵其淵

文學顧君恭甫暨配朱碩人合墓誌銘 代

君姓顧氏諱元明四世祖卜居海昌其先世譜系散軼故其遠者  
 不可詳述近而推之蓋自東溪君始東溪君生厚山厚山生星寰  
 星寰娶于柳氏無子置側室吳氏生君夷考其先大抵多忠厚長  
 者世有隱德云君生而魁梧奇偉目炯七然掌如渥赭嫡母柳氏  
 甚憐愛之星寰君蜜世君甫十餘齡孺慕依七哭踊如成人事大  
 父厚山君孝事母謹鄉人咸嘖七稱異之厚山君老矣君以零丁  
 貌孤內綜家政外支門戶同室之人方集蓼多難冀得吞噬之無  
 厭所以彌縫其間茹吐得空卒無纖芥之患者君之力也年十六  
 補博士弟子員每試輒高等餼郡庠聲名籍甚而顧氏益以文章

顯名于世君娶于朱爲余族父雲冲公中女卽碩人也碩人十七歸君有賢聲于閭里兩太母春秋高碩人委蛇侍起居蹠不離側其相夫子以禮訓諸子以嚴家居恭儉有禮賓祭以外未嘗甘旨有餘則以分惠賸侍服御不過練繒之屬浣紉補綴以爲常以此知君與碩人所以交相愛而有成也厚山君有遺妾俞氏年甫笄矢死無貳君與碩人曲成其志勅家人禮待之有加君之小宗則有龍山氏者于君爲大父行其孫諱沒無後禮當繼大宗從兄弟之子君卽命仲子爾祉奉其宗祧一切資產分給所親不以一錢尺帛自私故仲雖出爲人後其田宅分授與伯季等夫始自童子至于成人嶄然見頭角起其家聲孝謹先乎家行諛著于閭里敦

詩書以廣先志非所稱恂也守道者與喪亂之後君益任情詩酒每有無聊不平之心無所放其意則往也從知交酣飲朋侶雜沓交錯觥籌頽然弁且側矣其有磊落英多倜儻放達能盡歡者則更相與浚坐浮白酬對達曙醉而起舞仰呼鳥也與絲竹弦管之聲相應嗚呼壯哉因顏其堂曰嘉會誌樂賓也中年益慷慨好大節不沾也封殖施予無所限饑者待其哺孤者待其育昏者待其聘疾病者待其療喪葬者待其賻于是家計亦稍絀矣君曰吁苟利于物而破吾家無惜也乃行之益堅生平通經術負文名將期大用于世不幸老不得志試棘闈屈于有司以故望其諸子顯榮甚切嗚呼此其所悲也歲己丑碩人以痼疾不起太母及君皆慙

鬱不已卒之明年君爲卜兆于金石之墩卽今所返葬故墟也君因哭泣之餘顧影悲來慷慨言曰吾生平坎坷遭時多難何以久于人世庶幾異日昏嫁畢從昔人五嶽之游以快吾志甲午秋君以病暑暴卒嗚呼君之樹德好施始于家庭達于親黨故舊可謂偉哉年甫及艾而竟嗇于遇以沒也吾又見夫士之爲善者雖湮沒抑鬱不得顯于當世而幽光潛德往也必有待而後發所謂源遠者流必長也然則君之福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可知也已初碩人之葬于金石墩也虛左以待君自君之沒誤信形家言改葬君于金粟山南并遷碩人祔焉已而禍患相仍喪亡洊至或疑地脉所致歲甲辰季子爾豐復奉君與碩人還葬于金石之墩以爲知君與碩人莫余若也因請余爲之誌其生卒歲時子女及孫嫁娶已悉行實中不具載謹按狀而誌之并系以銘也曰

屹屹危峯唯山之崧洋也河流唯水之濼嗚呼令德鄉黨之榮入則思孝出則思恭文行卓也起其家風其人云亡其德彌光猶玉在璞熠也煌也積善餘慶厥嗣克昌金石之墩有鬱其蒼毋爾芻伐善人所藏俾千百世德音不忘

贈余南湖處士吳子衷仲墓誌銘

處士姓吳名謙牧字衷仲海鹽人也世居澉城澉城故濱海地僻  
 民罕衣冠之族子然獨吳氏累葉貴盛以清白傳世從祖生白公  
 以進士起家官至大司寇有清名父秋圃公累官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巡撫偏沅所至有政績清忠惠化百姓愛戴之如父母太常  
 貞肅公其叔父也甲申殉國難具載國史中丞公生二子長曰晉  
 晝次即處士長公舉孝廉以力學成疾早世處士生而頽然貌癯  
 而清性警敏及長善屬文尤工于五言古詩清真絕似陶靖節中  
 丞公既喪長子而處士又慧故最憐愛之貞肅公既殉國而偏沅  
 地皆殘破流寇騷然白晝劫掠中丞公方抱病家居聞變益悲憤

無以自致其力病轉劇尋卒處士年十五哭踊如成人服闋娶朱氏卽余姊也余姊旣歸余始獲交于處士處士念余少孤親愛子如兄弟初婚過余家親朋畢至張樂設宴處士竟夕凝然端坐未嘗左右顧識者嘖七嗟異之處士年方少猶以意氣自雄紛華豪邁之願未能遣諸其中歲庚寅處士病初愈偶閱佛氏書瞿然曰余不讀此幾誤此生矣於是厭棄舉子業苦心學禪理晝夜不輟然亦未敢誦言于人間以語人莫不舉手揶揄之以爲狂一日過余余時年十四質所疑于處士處士大驚良久曰子穎悟至此耶因與余言佛余獨喜每聯牀竟夕跌坐期證佛法歲餘無所得因謂余曰彼之所謂悟者妄爾已而讀近思錄有得遂翻然從事于

程朱之學又以語余余亦欣然樂之然苦其難不能入處士謂子曰以子之才年最少如日之初升如樹之方茂其進也孰禦之余年已弱冠矣此所謂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者也余曰壯哉子之志也慮其難成則無不成矣自是每與余書輒及學問消長未嘗言他事往來問答累數萬言紙絮成帙然余卒浮沈于世不能自樹而處士益厲其志行不衰平居幅巾布袍終日兀兀未嘗寬假其學以居敬爲本窮理爲功循七然有序自小學近思錄六經四子之書皆以次第讀字七研究必使洞然無疑于心然後已時亦焚香靜坐了無倦容每日做吳康齋爲日記晝之所爲夜必書之小過輒痛自刻責寢息坐卧之所皆有銘戒嘗曰吾人爲學

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其殆庶幾乎事母朱太夫人至孝先意承旨柔色以溫鷄初鳴內外皆盥漱櫛縱上堂問太夫人起居奉甘旨酒漿唯所欲雜以談諧必得太夫人歡笑然後退私室夕亦如之對妻子則儼然若賓未嘗妄言笑其衣冠服御飲食供奉一以古禮爲法而於承祭祀尤謹歲春秋自高曾以下宗廟四祭齋戒卜日以及登降獻裸祭服祭器皆按文公家禮行之男女長幼各共其職而悉罷夫俗祭之不古者遇忌日必哀凡大事必告廟然後行近世以來未之有也諸父昆弟待之皆曲盡撫兩兄子如已出教育成就之無不至獨不課以舉子業曰吾見世祿之家教子弟者率以舉子業爲先至於孝弟忠信之道概以爲迂闊而不

道子弟稍能執筆爲文辭輒傲然自得雖驕蹇悖戾弗顧也吾嘗耻之何可效尤于是訪求有道爲之塾師旦暮所誦習自小學四書近思錄諸書而外概不得泛濫及之講求修身齊家之要身體而力行以故兩兄子皆恂也守道能世其學至今不替其于家人生產未常屑也如也然亦未嘗妄有所施義之所在則決然去之無所恤初處士有從叔孟佳君孟佳君系出司寇司寇與處士大父爲從兄弟而孟佳君早喪無子議立後以序當推處士中丞公曰吾老矣長子又喪情勿忍也因讓于貞肅公次子仲木貞肅公辭之弗獲乃請循俗例兩繼之貲財三分其一與處士族人皆以爲善于是議定然仲木則承孟佳君祀及奉養孟佳夫人而處士

未嘗往也其後孟佳夫人沒處士義當執喪以朱太夫人在堂亦弗忍也慨然曰舍其親而爲人後非孝也不執其喪而分其財非義也於是告于廟諭諸族人悉以所分田產數百畝還之當是時仲木亦以古人自期躬行孝弟義不肯獨受於是相讓者久之卒舉之以爲義田吳氏宗族婚喪老弱鰥寡孤獨者皆得衣食其中其家人皆化處士之讓一無所爭其不苟于義利類如此處士已讓產家益貧于是減其僕從將卜居于鄉得以躬親隴畝飭家人去文繡之飾服大縑布裳椎髻操作太夫人及余姊皆以爲然樂與偕隱然卒亦不就居無何太夫人以疾卒處士哀毀踰禮勺水不入口者七日瘰瘠不能堪親友皆勸之不能解遂得疾閱三月

猶力疾營墓事畢力益憊奄忽以至不起卒時年二十九當是時仲木亦以執喪哀毀先處士而沒嗚呼父子兄弟兩世忠孝可謂盛矣惜也天奪之年不得盡其學以其進道之勇使假之以歲月嗚呼其可量也哉處士生于辛未卒于己亥有子二人長希淵聘嘉禾處士徐善女次景哲娶董生某女女一人適許奎邑庠生撫育教誨之者兄子汝典之力居多汝典者孝廉君長子也歲在戊申旣葬于紫栢岵山甥希淵等以予之知處士爲最深乞予一言誌其墓爰爲之述其生平大畧而誌之并繫之以銘

銘曰髦耄無年殤子非夭無忝爾生何分顏老卓哉處士白璧皎皎如霍之清如鴻之杳學本程朱志輕溫飽孝友廉讓古今絕少

天折雖凶千秋風渺吁嗟乎佳城鬱也陵樹蒼也庶幾孟博之首  
 陽山隅伯鸞之要離冢旁身為布衣而有良貴家無擔石而佩錦  
 囊偃息乎北邙逍遙乎帝鄉請得私謚先生曰節孝曰文康

祭周仲羽親翁文

代弟作

嗚呼歲之三月翰不幸遭大故方服衰絰倏然聖室之中閱五十  
 日而公之訃至翰也不忍奪喪而弔既而以哭公者哭吾先君子  
 也夫公之與先君子生同里閭也茲托絲蘿也其性情行止與夫  
 祿命短長之數又畧相似也惟公之德溫厚而和平其接人也以  
 禮其御下也以寬訥也然如語焉而未能然雖犯焉而不校亦臨  
 事而不驚則性相似也惟公之德孝友嫻睦始于家庭達于鄉里  
 老者幼者婚者葬者鰥寡孤獨廢疾者莫不有求于公而公弗恤  
 也則行相似也公以博學多聞而隱居不仕先君子雖得官輒  
 解綬歸田閉門掃軌者三十年則出處雖異而實相似也先君子



素羸瘠善病。而壽止六十有六。公固康寧少疾者也。而壽亦止于七十。則其始終受命之故。雖稍異。而亦相似也。道路之人聞公與先君子之喪。莫不嘆息泣下。以爲天奪我善人之速也。則德之人者。其相似又何如也。獨是公之後人。皆能世公之業。而揚公之名。而翰以駑鈍凡陋之資。嗣守先人之遺緒。惟恐失墜。則是相似之中。而又有大不相似者焉。此則公之所獨幸。而先君子之所弗若也。吾聞之見似而目瞿。聞名而心懼。以哀感哀。遂不覺其咨嗟隕涕。至于失聲而長號也。尙嚮而用。而哭公者。哭吾亦甚于

公之喪三月。不葬。大姑氏。則家歸。歸於室之中。閱五十

祭舅母查孺人文

祭舅母查孺人文

嗚呼。苦樂遇耶。修短數耶。以舅母之淑德。竭蹶平生。宜其享遐福。而未有艾也。獨胡爲乎。壽命之不長。雖道路聞者。莫不咨嗟嘆息。悼淑人之云亡。矧其該關骨肉。依如怙恃。而能已于悲傷。惟孺人之生。出自名族。習見夫紛華靡麗。而志矢乎糟糠。平居好讀書。工詞賦。彬七乎林下之風。閨中之秀也。乃退然自處。若簡朴而一無所長。年十八。歸我舅氏。事上接下。動如禮法。賢聲播于遠近。淑德著于閨房。其明年。卽遭世變。桴鼓之聲四應。于是流離播遷。出入于風濤矢石之間。旣險阻之備嘗。暨喪亂旣寧。世業爲之中落。夫子性故落拓。不問家人生產。而孺人獨經理而勿違。家有祭祀。牲

酒必潔。家有賓客。甘旨必供。何有何無。黽勉求之。改粉黛而爲椎髻。易華飾而爲布裳。處已以儉。接人以恭。治家整而有法。馭下嚴而有恩。非才德之兼備。曷動履而有常。嗚呼。自孺人之歸也。不三十年。而辛苦患難。居其十九。顛連竄伏。半罹兵荒。鏤心刻骨。勉以自強。兩嫁其女。再婚其郎。年未四十。齒牙動脫。肌肉消耗。心忪。而髮蒼。積日累月。以底于亡。嗚呼。痛哉。有女及笄。有子孩提。曾不能觀其成立。而遽至于殞傷。竭半生之力。殷勤教子。庭前玉樹。旦扶疎而發榮。曾不能享一日之奉。而忽焉其長往。以孺人之淑德。曾不得中壽。而竟止于此耶。將福善其何有。視天道以茫。嗚呼。某也以少孤。而依舅氏。撫我畜我。諡若高堂。嗟湯藥之未視。撫在觴。神其有知。顧予所將。

几席而悽惶。想音容以莫睹。徒有淚以浪。嗚呼。薄斂在豆。清酒

在觴。神其有知。顧予所將。

其類報其春映隨于世  
其類報其春映隨于世  
其類報其春映隨于世  
其類報其春映隨于世  
其類報其春映隨于世

合族公祭方菴叔文

嗚呼榮枯者遇盛衰者年可知而不可知者天以君少年負儒林之望才名蓋世意氣偉然方期瞬息乎天衢之上從容乎玉筍之班乃年將暮而一遇僅側足于耳目之寄刑名之官欲歔決獄用法持平惟東昌之衆沐君之澤戴君之恩相與謳歌感悅而雷歡已而官制更易朝議省員君乃改授峨眉歷羊腸鳥道宰百里而寄烹鮮衆曰艱哉君曰驅之遇盤根錯節而惟恐不前爾乃視民如子政清如水去煩滌苛民樂官閒于是尋鬼谷探龍門訪太白之遺跡求子雲之故亭登眺乎大峨小峨之間不覺宦情之頓釋而遺世之心生既乃謝病歸里闔門下帷談苦空而慕化人夫何

自春徂秋。曾不數月。而遽偃然巨寢。杳然怛化。而及其真。豈其厭濁世而仙遊。胡弗暫寄住而留形。嗚呼。以君之才。而不獲歷臺閣。衣青紫。以展其抱。而弘其施。以君之慈仁厚德。寬濶雅量。宥其享期。願之壽。而曾不能古稀。榮耶。枯耶。何事業未終。而遽頽也。盛耶。衰耶。何甲子之甫週。神蒼髮黑。而遽歸也。彼蒼者天。抑何榮枯盛衰。渺茫奄忽。而不可知。某等念宗族之陵替。感哲人而悲思。心之傷矣。涕既隕之。陳絮酒以公奠。神妣匕其來遲。文官海內。火焚其

合族公祭玉符叔文

合族公祭玉符叔文

嗚呼。人亦有言。有志竟成。五十乃貴。漢有買臣。同甫六十。及第揚名。蘭以春芳。菊以秋英。遇各有時。遲暮何驚。悲哉我翁。自幼亢宗。長而篤志。壯而爭雄。斷齏畫粥。映雪囊螢。文不加點。揮灑從容。字挾風霜。氣吐霓虹。久而未遇。垂老逾工。嗟彼盛年。或却或前。年踰強仕。意氣索然。窮通諉命。尤人怨天。翁曰無庸。業患不專。磨杵欲白。掘井須泉。焚膏繼晷。斗酒百篇。每當大比。自負着鞭。試而不效。不改前絃。及逾知命。信乃益堅。引領可待。萬選青錢。精神所感。夢寐來宣。爰登賢書。操券而旋。十載公車。揣摩有餘。竟限于命。蓄而弗奮。廣文受職。老可自娛。營我資產。高我門閭。和我宗黨。淑我孫

貽其願甚大。不負吾初。孰謂奄忽。遽爾長吁。今登其堂。空幃淒涼。琴書徒在。仙跡何方。但見白鶴與青蠅。往來于筵杖之側。襟帶之旁。某等不禁涕淚之交頤。而神思之內傷。因相與獻芻一束。陳誄數行。靈其有知。顧予所將。

許夫人祭文

代

嗚呼。易著家人。詩稱淑女。自昔坤儀。永垂令譽。義重糟糠。情淡伉儷。交室宜家。允資內助。恭惟夫人。產于華族。曰嬪名宗。幼嫻姆訓。淑慎溫恭。風高林下。秀軼閨中。桃夭協吉。結悅來從。少君懿則。德耀徽容。克修壺職。用佐家風。家風雍睦。鄉黨推崇。三荆接葉。花萼增榮。財無分異。室有和同。夫人婉婉。舉家敬共。處已以勤。機杼不空。治家以儉。弋綈在躬。親搽井臼。不憚苦攻。相我夫子。交敬如賓。孟光舉案。龔缺耦耕。乃解斯珮。用勸親仁。乃斷斯機。用勸成名。旣榮且顯。不改其素。貴而不驕。富而有度。黽勉同心。令德來輔。恪慎忠貞。蒙

天眷濫。位日益隆。心日益瞿。食無兼味。衣惟素布。有子象賢。母教獨先。和熊資學。截髮留賢。用成偉器。策名盛年。藍田之玉。青箱之傳。箕裘克紹。堂構相延。鸞臺鳳闕。次第着鞭。一門組綬。再世喧闐。行看捧檄。入慰慈顏。煌煌。丹詔。降自九天。翠鈿珠髻。命服朱軒。榮封伊邇。寵錫無邊。方期偕老。永享綿綿。詎意朝陽落鳳。大野悲麟。秦簫永別。趙瑟無聲。高懸孤鏡。黯爾傷神。秋風總帳。側焉腸筋。杯延無壽。枕闕長生。情之所屬。寧效鼓盆。况夫綵衣罷舞。枯菴徒承。南遊抱痛。北向摧膺。單衣徒跣。長叫撫心。哀毀骨立。涕淚成冰。孝思所發。哀感路人。某等辱稱世好。夙佩遺型。仁稱族黨。德洽鄉隣。謂宜永膺福祉。共祝岡陵。夫何遽登蓬島。促召蓉城。珠幃寂。此微忱。

長夜冥。返魂無術。別鶴空吟。詞慚薤露。酒薦椒馨。雲輶來格。鑒

張太親母沈太室人祭文

嗚呼。人生最不可知者命。而最不易得者賢。若夫所遇之吉凶。憂樂榮枯得喪。雜然而不齊者。皆人事之適然。惟賢者爲能處之以道。困而能亨。滿而不溢。此大丈夫之所少。而尤婦德之所難。恭惟太母。生秉異資。系出名族。幼而矜莊。長而貞淑。洵乎有德耀之風。少君之目。結悅于歸。遭時百六。旣饑饉之薦臻。復干戈之徧毒。爰流離播遷。瞻四方而悲其蹙。惟太母改容去飾。不惜椎髻布裳。親操井臼。以避地而挽鹿車。以御窮而有旨畜。不惟中饋之虔供。尤本令德以相助。或舉案以謹威儀。或婉言以節喜怒。或傾筐倒篋。以佐慷慨好義之施。或紡績蠶桑。以慰樂道安貧之素。爾乃奉

先思孝。接下思恭。恩禮有加于前人。敦睦無忘乎親故。而且周旋禍患。經營盡瘁。卒能脫虎吻而去羊腸。雖古之劉妻趙媛。不足與之比數。爾乃神光照社。瑞氣充閭。積善餘慶。誕育龍駒。垂髫擅二龍之譽。早歲騰雙鳳之呼。于是或策名少壯。奮翮天衢。或教行遲暮。振鐸名區。所遇雖有不齊。而文章事業。皆足追踪于昔人。而稱述乎賢愚。而且覩象賢之接踵。擬羔鴈于成羣。夫非母教之有素。何以致蘭玉之並驅。爾乃勉以忠貞。勅以廉隅。履豐如約。居貴不驕。不改其勤儉溫恭之德。而含飴自如。迄乎年登上壽。而視聽不衰。綜理不怠。纖微委曲之務。皆精辦而有餘。方期御龍騁驥。補袞調梅。奉高堂之懿訓。佐斗成功。布慈闈之德心。代天理物。以懋勳

乎往古。而垂法乎將來。于是龍章屢錫。鳳詔頻頒。乘朱軒而身登長樂。圖宮署而名列三台。享榮華而勿替。綿福壽于無涯。夫何水輪彩散。濯魄光沉。徽音長逝。淑德仙升。鄉隣爲之輟杵。道路爲之撫膺。于是曾參驚魂于北向。季路泣血于南征。李德林單衣而徒跣。庾子嵩長叫而拊心。孝子之哀毀骨立。旁人之傷感涕零。矧某也忝附絲蘿。式瞻母教。方幸小子之有依。得與繞膝之諸孫。奉儀型而親色笑。乃高峰之遽頽。實中心之是悼。欲返魄而無由。對元鶴而空嘯。絮酒載尊。薄筵草匕。愧薤露之無文。聊抒誠以敬告。





